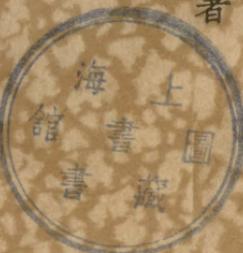


中下論選集

韜奮著



小 言 论 選 集

韜 奮 著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0 7171B



1936

## 小言論選集弁言

從前曾將我在生活週刊上發表過的小言論，先後選留一部分，編成了第一，第二，第三，共三集，寫作的時間自民國十七年十二月到廿二年七月，共約二十七萬字，三百二十七篇。最近書店裏的同事說這三集小言論都已告罄，有重版的必要。我略將舊作翻開來看看，覺得有許多文字，在現在看來，實覺得『汗流浹背』，那裏有重版的價值？我於是用『鏟除』的手段，大大地『鏟除』一番，把許多送入『墳墓』裏去，讓它『千古』吧。還有一小部分比較稍稍像樣的，留下了四十七篇，佔原有篇數百分之十四強，不及原有篇數五分之一；共約九萬餘字，佔原有字數百分之二十六，不及原有字數三分之一。這樣，把四五年間在生活週刊上做的小言論，選編成了小言論選集。（其實已是選集的選集。）

我回國後最感到愉快的一件事便是發現讀者界在認識方面有了長足的進步。

也許再過幾時，就是這選集也有送入『墳墓』的必要，那就更是作者的欣幸了。

韜奮記於大眾生活社。

一九三六年二月四日

# 目 錄

募捐提倡做死人	一
半個腦子	四
糊塗蟲假認真	七
傻子太少	一〇
幾個特色	一三
大光明中大不光明	一六
留學熱中的冷靜觀	一九
勞苦民衆中的一樁喪事	二三
欲蓋彌彰的獸行	二十五

文明國的文明行爲

二七

悲慘壯烈的台番

二八

哀監察院

二九

國慶與國哀

三〇

決死之心和怯懦自殺之區別

三一

爲民族爭光的馬將軍

三二

實行長期的奮鬥

三三

與努力成正比例的效果

三四

萬家墮淚哭忠魂

三五

死路一條

三六

二萬人投考的風波

三七

名犬與名人

三八

憂慮國事自殺……………六二

爲軍閥諸公鑄鐵像的研究……………四

玩什麼把戲……………七〇

李頓深慮中國青年……………七〇

民心背離中的胡佛……………七三

招商局收歸國營……………五

臨死不忘義軍的徐君……………六

無名英雄墓的創建……………八一

追悼殉難四童軍……………八四

人間地獄……………八六

一年一度的新年……………八九

爲國捐軀的安營長及士兵……………九二

新聞記者

九五

三層奴隸

九七

蕭伯納妙人妙語

一〇〇

蕭伯納的幽默

一〇三

娼與非娼的問題

一〇六

廢話

一〇九

麻木

一一三

苦命是注定了的嗎？

一二五

擇吉安置遺教

一二九

荒謬絕倫的畢業會考

一三三

聽到胡博士的高談

一三六

青年體格的檢查

一三九

二十五位監委的涕泣

三一

限制文法科招生

三二

## 募捐提倡做死人

有一位朋友對我說他的親戚某君真是『有心人』，用了許多精神去募捐到五百塊錢，印了三千部有益世道人心的書送人，問我要不要。我聽了不化錢有書看，而且還是『有益世道人心』的書，就請他順便拿來瞧瞧再說。過了幾天，他就把所謂『有益世道人心』的書送了一部來，我看上去有四厚冊，書面寫着『閨範』兩字，第一冊封面上還這樣的寫着：『……所願得是書者，各各在家爲眷屬演說，出外爲大衆提倡……俾一切閨閣淑媛，皆得受持，是則是效，庶不負前人著述之苦心，諸君流通之素志也……』我略翻幾處來看看，知道其中所提倡的『婦女善行』是注重在『婦人者伏於人者也』。再看其中所撰述的事實，很有許多太合於現代潮流及人道主義的妙不可言的地方，可惜一點兒引不起我們『流通之素

志』，更不敢『在家爲眷屬演說』，現在姑隨手撮錄一二則以表示印送者作孽之苦心！

有一節是該書著者自詡爲『錄之以爲夫婦居室之法』的，事實如下：『呂榮公夫人憲源（原註夫人字也）嘗言與侍講爲夫婦，相處六十年……自少至老，雖衽席之上，未嘗戲笑。』做女子的人原來應把面孔練得冷，練得板，而且能夠冷而且板到六十年之久，纔夠得上『夫婦居室之法』！這個地方的『室』字似應改爲『牢』字，因爲這樣陰森慘冷的空氣，只於監牢中髣髴有之。但這是『有心人』所提倡的『閨範』！他主張這是『一切閨閣淑媛』所應該『是則是效』的！

還有一節是該書著者讚爲『不失爲聖人之道』的，內容如下：『江文鑄妻范妙元，年二十一，歸於江，及門，未合巹，夫忽以癟疾卒。范曰：「入江氏門，卽江氏婦也，豈以夫亡有異志哉？」遂居江氏家，潔身守志，卒年九十五。』爲一個素不相識毫無情愛可言的人，不過踏進了門檻，便把從二十一歲至九十五歲

的七十四年的一生送到孤寂慘冷的境界裏去！卽范妙元自己有這幾句話，也是受毒深重所致，到現在時代，非全無心肝的人，大概不至贊成『上門守節』的把戲吧！然而這是『有心人』所提倡的『閨範』！他主張『一切閨閣淑媛』所應該『是則是效』的！

我們不忍責備當時這類無知的婦女，因為她們受不講理性的邪說和環境所煽惑壓迫，原也很可憐的。我們所覺得痛心的是這部書係呂坤在明朝萬曆十八年著述發行的，在現在已是三百年前的老古董，受過他的災害的那些無辜的可憐蟲，都早成了死人，化爲灰土了，而在二十世紀的『有心人』，仍閉着眼下狠心這樣提倡做死人！用了許多精神來募捐提倡做死人！所尤可恨的是還有許多人好像有錢無處用，情願拿出來助桀爲惡，貽毒社會！

（十八，四，二十八。）

## 半個腦子

據於腦學很有研究的費利博士 (Dr. E. E. Free) 說，有許多腦學專家依實際研究的結果，都深信人類對於他們的腦子往往只用了腦子全部分能力裏面的一小部分，還有一大部分隱藏着的能力，都因沒有用着而埋沒掉。這個意見，因美國霍布金斯大學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裏有位腦學專家鄧德博士 (Dr. Walter Dand) 最近執行了五起腦病的剖腦手術，獲得空前的奇異結果，愈益可信。據說有五個人患了異常嚴重的腦病，只有開刀或有一線之希望，於是像我國人所謂『死馬當活馬醫』，便由鄧德博士用手術，把他們的大腦割去一半。我們都知道一個人的大腦是他思考力所薈萃的區域，割割之後，這五個僅有半個腦的仁兄，有兩個仍不幸而無救，有三個的生命却得以保存，於是這位腦學專家便得着測量所

餘思考力的好機會。既割去了半個腦子，必有一半身體是要麻木不仁的，這是當然的一種結果，在未用手術以前就預料到的。一個人大腦的左半邊是管轄右半身，大腦的右半邊是管轄左半身，因為腦神經離開腦殼之後，就這樣交換方向的布滿左右半的身體各部。鄧德博士這次把五個人的腦右半割去，所以生存的三人左半邊身體都麻木不仁。所奇者是這三個人的大腦雖然僅留着一半，而細究他們的思考力却與前無異。換句話說，就是他們有全腦的時候，並未曾用着全腦，只不過用着一半，否則思考力必定可以比現在加倍起來。

我國昔賢說：『心常用則活，不用則窒。』『精神愈用則愈出。』這原來不過是他們經驗的話，現在有了上面所說的科學方法的證實，更覺得有深切的意味了。

昔賢又嘗有幾句警語說：『智慧愈苦而愈明，不可因境遇偶拂，遽爾摧沮。』

『苦』是人人討厭的東西，有什麼好處？也無非是受了『苦』的刺激，把大腦裏的部分多用了一些，所以『愈明』；坐享『寫意』日子的紈袴子弟，『撒撒爛

污」，大腦裏用着的部分愈少，也許還要幹些不正當的勾當，把大腦傷了幾部分，弄得更糟！

但是用腦子也要得法，否則反而容易用壞。例如學校裏所謂『書蟲』（上海人所謂『書讀頭』）何嘗不是一天到晚的用腦子，可是『愈用』非特不能『愈明』，反而愈笨！要免這種弊病，有兩要點：（一）用腦的時候，要使注意力完全集中（Concentration）・『書讀頭』的讀書，也許捧着書看了好幾頁，不曉得自己看了什麼！或硬記了許多時候，不懂得自己記些什麼！有的人讀書時間雖不多，而心得却不少，就是在讀的時候注意力集中的緣故。讀書如此，處事亦然。（二）這樣用腦若干時之後，必須有『弛散』（Relaxation）的機會，就是要使腦子完全休息，使緊張的腦神經得處於完全弛緩的狀態。『書讀頭』之所以尷尬，就在乎『一天到晚』沒有『弛散』的時候，所以他的腦子『愈用』而愈『窒』・讀書如此，處事亦然。

## 糊塗蟲假認真

本刊心水君在二十三期『無若有』一文裏談起幾年前某省有一位省視學鬧出的笑話，他重在說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勸人『有若無，實若虛』。他這段笑話，引我記起前幾年某省另有一位省視學的事情，倒也可算是  
一樣難得的後先相映的『佳話』！

這位省視學原是一個糊塗蟲，但他不幸做了什麼省視學，每年總要視察幾個學校，而且於視察之後，還要做幾篇報告，視察和報告都要有些話來敷衍一下，便苦了他的『特長』！有一次他到一個很有名的中學校裏去視察，他雖然到各教室裏去『視』了一番，原未『察』出了什麼，連各教員的姓名都不知道，這本是他糊塗的好處！但他一心準備着要做報告去呈給教育廳長瞧瞧，不得不認真一些，

所以於視察之後，在該校應接室裏，便就懸在壁上的玻璃框內的教員姓名表，把姓名及職務照抄在袖珍日記簿裏，像寶貝似的藏好帶了回去，這總算是他的深謀遠慮了。不料他所照抄的那個教員姓名表是隔年的，其中有一個教員是已經去職的，還有一個是已經死掉的，這位糊塗蟲作報告的時候，却閉着眼睛一個一個加了幾句評語，連去職的和死掉的教員所有的教授法都被他『視』了一下，『察』了出來，這樣的認真，說他糊塗似乎難免罪過！高高在上的教育廳當然根據他的報告公布，被那個中學校長和教員看見之後，爲之大譁。他對於教員勢難個個說好話，總要有些不大好的批評，糊塗的批評當然要引起一部分的不平，該校校長本想告他一狀，後來想到他對全校的總評總算說了好話，纔置之不論。危哉糊塗蟲，間不容髮！

據說宋朝有一位戶部侍郎叫做呂端，宋太宗想叫他做宰相，有人說他糊塗，宋太宗說『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終於叫他做了宰相。這位省視學先生在

總評裏總算閉着眼睛說了幾句『好話』，也許還可以把『大事不糊塗』自慰，深歎生不逢時，不然也許還有宰相的資格！但是他比呂端更勝一籌的是假認真，天下遲早終必拆穿的是假的事情，糊塗也罷了，糊塗而假認真，便更危險。

依姓名表上抄下來的姓名，只要抄的時候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不要抄錯，似乎是一件很穩當的事情，誰料這樣『觸霉頭』，却遇着是一個隔年的表格！在做『假』的人都以為是『深謀遠慮』，『萬無一失』，不知天下只有真的事情是可以顛撲不破的，假的事情無論如何周密，總是必有一天要拆穿的。

(十八，五，十二。)

## 傻子太少

有某君談起他有親戚某甲最近乘滬寧車到滬，所乘的是三等車，上車時乘客擁擠，座位上都坐得滿滿的，他只得立着，後來立得腿酸腰痛，東張西望，無意中瞥見有乘客某乙自己坐着了一個地位，身邊又放着一件行李，也佔去了一個人的地位。某甲便請他把那件行李拿下來，讓他坐坐。不料某乙竟不肯讓，某甲和他大辯交涉：『你買了一張票，我也買了一張票的……』某乙很頑強的怒斥他：『誰來管你買票不買票！』某甲更冒起了火，愈嚴厲的提出抗議，某乙却妙得很，把本來掛在胸前衣服裏面的一個徽章，特為抽出來，拖露於衣外，表示他是機關裏的職員，也許還是一個什麼官兒。可是某甲仍『弗識相』而大講其理由，說什麼『現在的政府是民治的政府，鐵路既是國家的，便是國民所得共享的……』某乙。

聽了說得更妙，他正而經之的憤然駁他道：『我就是國家的，我的行李就是國家的。』理由多麼充足！法國的專制皇帝路易十四所說『朕即國家』的話，不能專美於前矣！他的意思大概是說他既做了公務人員，國家的就是他的，他的就是國家的，所以他可以隨意享用，乃至於他的行李也有享用火車上座位的特別權利！我却笑語某君：『他的行李既然是國家的，卽不是私人的，公物公用，便不應給他私有，應該充公纔是！』

這位用徽章來嚇人的仁兄誠然慾態可掬，慾語可哂，但也未嘗不是有人——比他顯赫的——拿機關或官吏的威權來『侵略』我們老百姓，這種好榜樣給了他暗示，他不過是做得慄些說得慄些而已。當時全車的其他乘客都作壁上觀，某甲雖繼續的抗議，只好像中國人在租界裏的抗議，都是白說的，竟一路嘰哩咕嚕的立到上海。

我記得西瀉閒話的著者說過這樣的幾句話：『有一次我立在倫敦一條街上

候着看新市長就職的行禮。大約立了一點鐘，我身後的人已有數重，忽然一個中年婦人突來站在我的面前，我自然一聲不響的退讓了。我兩旁的不認識的女子却抱了不平。她們說我站了一點多鐘，那婦人不應當搶我的地位。中年婦人聽了她們的批評，面紅耳熱的逡巡自去，她去後我兩旁的人還憤憤的說她無禮。這種在中國會有嗎？誰肯這樣無故的開罪他人，何況爲了不認識的外國人？然而這樣的傻子我自己在英國遇見就不止一次。

老實說，我國敢於蔑視法律而專恣橫行肆無忌憚者之所以多，就是一般國民中『傻子』太少而社會制裁力太薄弱的緣故。我國的那個『某乙』所以敢於無理『頑強』，英國的那個『中年婦人』所以不得不『面紅耳熱的逡巡自去』，並不是她比他特別好，是因爲她的國裏『傻子』多而社會制裁力強；他的國裏『傻子』少而幾至於無，社會制裁力弱而幾等於零。

(十八·八·十八)

## 幾個特色

南開大學長張伯苓氏最近由歐美回國，本刊上期裏曾有一文記述他在海外所得的『深刻的印象』，此外他還談起一件很動人的事情。他說此次在國外遇着一位熟悉東西人民心理的朋友，就他觀察所得，告訴他下述的一段話，使他永不能忘。據那位朋友說，假定有十個西洋人聚攏來開會議，各人對於所討論的問題，盡量發表各人的意見，共同討論之後，總有一個『結論』(Conclusion)，這個結論的內容不是甲的，不是乙的，不是丙的，也不是丁的……是由各人參加些彼此的意見，修正些彼此的意見，補充些彼此的意見，治為一爐的結果。會議之後，各人就依照這個公共獲得的結論做去，把各人原有的個人的成見一概丟開。這樣的會議能使與議的各個人得着增加智識的利益，因為獲得許多別人的好見解。

補充自己的識見，啟迪自己的思考。假定有十個日本人聚攏來會議，便不同了，便不是由人人參加意見，只讓一二特有勢力的人發表意見，多數人則以此一二人意見為意見；假定有十個中國人聚攏來會議，又不同了，未開會以前十個人有十個意見，會開了之後十個人還是十個意見！同床異夢，各幹各的。

據張氏說他聽了這一段形容我國人各執私見不肯和衷共濟的話，只有覺得慚愧，沒有話說。這種意見如出於後生小子之口，也許有許多『遺老』『遺少』要大罵『媚外』或『洋化』，現在出於在中國辦學二三十年老成持重的張老先生，也許值得國人稍稍加以注意吧。

我覺得上面所說的那三種會議，第一種在中國雖非絕對沒有，確是『鳳毛麟角』；第二種在中國似乎不少，不能讓日人專美；至於第三種則為我國大多數會議的一大特色，大值得事事要保存『國粹』者的苦心保存！

據我平日觀察所得，我國的會議除了這個大特色外，在會場上似乎至少還有

幾個不大不小的特色：（一）隨意談話有絕對的自由。孫中山先生在民權初步裏說『凡研究事理而爲之解決，一人謂之獨思，二人謂之對話，三人以上而循有一定規則者，則謂之會議』，在我國的會場上，儘管在『三人以上』，『對話』似乎特別的多；他們就是有什麼意見，並不願意作正式的動議，却情願交頭接耳的亂說一陣，弄得會場上好像聚了一大堆蒼蠅，嗡嗡之聲盈耳，何等熱鬧！（二）隨時發言有絕對的自由。會議時一人發言未畢，他人依例不應插言，這種拘束，在我國似乎太妨礙自由，所以想說話便隨時可以出口，是否有人未曾說完，不必措意，好像他只生着一張嘴，並未帶着耳朵來。（三）有固執的精神。你倘若有所主張，就是錯了，儘管有人糾正，你還應該面紅耳赤，始終表示悻悻然的態度，老實把糾正你的人視爲私仇！

（十八，十，二十七。）

## 大光明中大不光明

上海有影戲院名大光明者，二月二十二日發生一件大不光明的事情——其實在下對這件事恭維之曰『大不光明』，不過要針對大光明的嘉名，使名實相符的程度特別顯明罷了。論到這件事的性質，簡直是十全奴性的十足表現，卑鄙齷齪。鮮廉寡恥到了極點，『大不光明』四字未免過於客氣，我實在覺得有點抱歉！

這件事的原委，詳見洪深君寫給上海特別市黨部執委會的呈文（見二月二十四日新聞報），及他在同日民國日報上發表的大光明戲院喚西捕拘我入捕房之經過一文，茲為便於評論計，再簡要的略述如下：上海的光陸和大光明兩戲院開演羅克主演的不怕死有聲電影，裏面捏造中國人綁票販土怯懦種種醜態，盡量形容不怕死的羅克處處制勝怕死的中國人。現任復旦大學暨南大學教授曾在美國專研

戲劇的洪深君適在大光明看見此片，激動義憤，對觀衆作激昂慷慨的演說，表同情者紛紛退票，該院大股東兼總經理潮州人（潮州仍屬中國版圖），特此鄭重附註！高鏡清竟指使其所僱用之西人經理將洪君揪入經理室裏面毆擊，並喚西捕將他拖出該院，拘到捕房裏去管押，可惜捕房尙未能體貼入微，當夜即釋。

此事至少有兩點值得特別的注意：（一）外人之捏造誣蔑，固屬可恨，然以本國人而憑藉外勢以侮辱欺凌本國人，更屬無恥之尤，應爲國人所同棄，嗚鼓猛攻，不稍寬假，庶幾可使只要錢不要臉，至於協助外人侮辱自己民族，憑藉外勢欺凌本國同胞的厚臉專家，亦不得不稍稍顧到只要錢不要臉的無恥勾當實可爲而不可爲，替民族精神略留生氣。有人說大光明因在美領署註冊，是受大美國國旗的保護，當然不屑受青天白日旗的庇蔭，故所謂總經理也者雖不幸做了中國人，實可自命黑髮黃臉的大美國人，現在僅僅開演侮辱中華民族的影片，放出一點兒欺侮中國人的威風，已算是格外克己！（二）『明哲保身』教人怯懦畏懼，實養成今

日不痛不癢的麻木國民，現在我們要提倡爲正誼公道及民族前途就是死也不怕的精神。我因此對洪君此事乃不勝其佩仰，當日尋不着他，翌日一清早就跑到他家裏去慰問，並面致我十二分的敬意。

(十九·三·九·)

## 留學熱中的冷靜觀

上海市教育局與寰球中國學生會發起聯合各大學各團體籌備歡送八月中旬放洋的大批留學生，聽說已於七月十九日在華安大樓開過一次籌備會議，想屆時必有一番盛況。教育爲立國基礎，高深學術尤爲國家建設所急需，留學諸君有機會赴國外求高深學術，備將來爲國家社會努力，我們除竭誠歡送外，似無話說。不過記者在我國的留學熱中試作冷靜觀，殊不能無感，姑妄言之以供社會人士的參考。

我國每年大批留學，以赴美爲尤盛，在美的中國留學生多的時候達六千人（見本刊上卷三十五期），最近降至一千二百六十三人（見七月十二日出版的密勒氏評論報美國通訊），這並不是心理上熱度的減低，最大的原因是在國內禍亂

無已，窮的程度大有進步，但是窮的程度儘管進步，今年金價尤有空前的暴漲，而將於八月放洋的留學生上面仍加得上『大批』兩字，愈足見心理上留學熱之有增無已。我們試默察一般人的心理，大概可以說做子弟的人不入學校則已，既入學校，其心理上總以未留學或不得留學認爲未能登峯造極爲憾；做父兄的不培植子弟則已，旣培植子弟，其心理上總以未使或不能使子弟留學認爲未能登峯造極爲憾。他們之所以『爲憾』者，其注意點多不在什麼真才實學，却在未能得一銜頭或資格。這種心理，我們不能怪做子弟的，也不能怪做父兄的，因爲社會所崇拜的是虛銜頭空資格，真才實學原屬無關重要，非如此便無以應社會的需要，便無以增進自己在社會上的地位！

記者直率敘述這種幾於普遍的心理，並非無條件的反對留學，我的朋友裏面具有真才實學而爲留學生的不可勝數，我敬之重之，故我個人更無輕視留學的成見，且認爲在相當條件之下，我國在目前並有留學之需要，不過愚見以爲徒重虛

銜頭空資格而忽略實際才能，實爲一種病態心理；依這種心理，曾經留學的雖飯桶也應該位尊多金，未曾留學的雖有優越才能也應該屈居下位。這樣一來，固然冤抑了許多確有真本領而沒有虛銜頭空資格的人才，也減損了許多確有真本領的留學生的價值。這種惡劣風氣之釀成，實在是社會上握有用人之權而自己沒有腦袋或雖有腦袋等於沒有一班人的罪惡。結果大家崇拜虛銜頭空資格，有無真才實學可以不問；大家所努力者也只是取得虛銜頭空資格，無須顧到真才實學。於是於不少國貨飯桶之外，再加上不少洋貨飯桶！

(十九,八,三.)

## 勞苦民衆中的一樁喪事

東北商工日報最近載有遼甯的一段新聞，標題烈日下洋車夫倒斃，大概說：

『近日天氣特別炎熱，生活諸感不適，而一般勞動者更受其痛苦，月之二日上午十時許，大西關五斗居東路南發現一死屍，原是一洋車夫，記者當向五斗居分所詢問究竟，據云死者所拉之車號數一萬一千一百二十一號，屬於商埠二分局內之玉合車廠，此車夫體甚強壯，素無疾病，此次之死，完全是在烈日之下跑路太多，血氣大傷，至五斗居東，體力實覺不繼，頭目發暈，猝然倒地，氣絕身亡。慘哉！午後四時許官方驗畢即日埋葬矣。』

我國民衆在兵災匪禍遍地之區所受的慘苦，本刊曾有所評述以告國人，而該報此段新聞所述之慘狀則發生於兵災匪禍區域之外，則全國勞苦民衆水深火熱之。

狀況更可概見。在北方所稱爲洋車夫，即南方所稱的黃包車夫，其平日的生活，勞役甚於牛馬，待遇苛於奴隸，每遇嚴冬炎夏，則蹣跚於暴風之中，呼喘於酷暑之下，尤處人世奇慘的境遇，故黃包車夫實爲勞苦民衆中之尤悽慘者。同是圓顱方趾的人類而處身同國者，目擊這樣號稱人類而實無異於牛馬的同胞，司空見慣，固可熟視無睹，苟略一思索，當必認爲莫大的恥辱而侷促不安，慚愧無以自容。但勞苦民衆儘管勞苦，而軍閥爲個人權利而混戰，官僚爲個人權利而搜刮，仍各行其事，荒縱極欲！在這種形勢之下，全國人民憂傷憔悴，固不知死所，即彼罪孽深重的少數特殊階級之燕巢幕上，終亦不知死所而後已。

就死後的排場說，上述的那位在烈日之下倒斃的黃包車夫，東北商工日報記者雖加以『慘哉』的慨歎，但死了一個可慘的黃包車夫便不過『官方驗畢即日埋葬矣』草草了事。在殃民禍國的軍閥或官僚，一旦幸而死了，我們便可報上。看見煌煌然載着有人替他組織什麼『治喪事務所』，派着總務文牘會計庶務等等。

執事，替罪孽深重的死人辦公，如此虛耗國帑。猶以爲未足，動不動還要加上多則整萬少亦數千的『治喪費』。依我們平民的眼光看來，勞苦民衆勞苦到黃包車夫，却是自食其力，工作遠勝於酬報，對社會可謂有功無過，若爲國家社會之蠹的軍閥官僚，多死幾個，死有餘辜，但他們死後還要虛耗國帑！

(十九，八，二十四)

## 欲蓋彌彰的獸行

我國蕭信庵女士應荷屬安汶島華僑培德學校之聘，中途被荷商渣華公司輪上荷人大二副強污，本刊以此事不僅關蕭女士個人之辱，實為我中華民族全體之羞，曾一再有所論列，十月廿一日報載上海該公司經理強辭掩飾，謂大副確向蕭女士接吻一次，否認非禮行為，並謂二副無關，本案曾經望加錫法庭偵查，但對大副等為不起訴處分云云。荷人對此獸行之欲蓋彌彰，徒引起我們的愈甚的憤慨。蕭女士所作弱女孤行途遇危險記，對於該兩隻獸之屢次侮辱均有詳述，對於二副的獸行明明說他『一手鎖門，一手握吾頭頸，門鎖好，見其解褲紐，以其陽具取出，將吾推倒在牀』，今荷人僅認為『接吻』，文明的荷人對他們本國女子接吻時是否用得着解褲紐，取陽具，我們不得而知，依高尙的中國人看起來，這

是獸類的獸行，確鑿無疑。蕭女士與此獸類既無宿怨，以女士平日之盡瘁教育，品性純潔，絕對不肯自辱其名而對此獸類有何其他用意，故我們對蕭女士的泣訴認爲字字真實，對那兩隻獸的獸行認爲鐵案如山，無可掩飾。

雍容雅度的外交當局是不盡可靠的，欲荷屬法庭主持公道更是做夢，然則我們民衆對此事有何對付方法？曰有，而且只有一條路，就是一致團結起來與包庇獸類的渣華公司斷絕交易，實行華僑聯合會通電所謂『自今日起，勿搭乘渣華公司輪船，勿配寄渣華公司商品，勿起落渣華公司客貨，勿承登渣華公司廣告，勿刊載渣華輪船進出口消息，使荷人認識華人非獸，使全世界人類認識華人是人』，必如此纔能使包庇獸類者感到切膚之痛。

聞廈門已對渣華斷絕營業關係，渣華輪在該處無業可營者共有八艘之多，將開來上海。我們願竭誠對廈門同胞頂禮致敬，同時要問上海以及各埠的中國人打算怎樣？

## 文明國的文明行爲

荷商渣華公司芝巴德輪大副二副污辱我國蕭信庵女士一案，記者曾於本刊第四十七期欲蓋彌彰的獸行一文痛斥上海該公司經理強辭掩飾之無恥。最近消息，該公司亦知中國輿論之非盡麻木，中國民衆之非盡冷血，有與該公司斷絕經濟往來的決心，不得不稍戢其兇威，將大副二副免職，船主及醫生降調，便想就從此馬虎了結，並由買辦何錦鏞恭備菲酌，請各團體各報館吃一頓，華僑聯合會特於本月四日通告各界勿受其愚，通告中並補述該公司經理恬不知恥的幾句話，說蕭女士年已三十，滿面麻點，似無被污資格，可見文明的荷蘭國裏凡是女子面上無麻點而又年在三十以下者都有受外國人隨意強姦的資格！這種文明的行爲實非高尚的中國人所能了解，高尚的中國人裏面也產生不出那樣強姦外國女乘客的大副。

## 二副。

閒話少說，記者愚見以爲華僑聯合會及熱心主持正義的各團體當研究並提出對方應執行之最低具體條件。華僑聯合會最初宣言，有『在芝巴德之獸類大二副未嚴厲處刑，荷蘭政府未正式向我民族道歉，蕭女士未得到相當賠償以前，絕不停止（抵制渣華輪船公司所有船隻）』，所謂『嚴厲』，所謂『相當』，都須依法酌理加以具體的規定，庶幾目標明瞭，羣力奔赴，易於堅持到底而達到所期望的目的。

（十九，十一，十六。）

## 悲慘壯烈的台番

台灣的生番於十月二十一日起與日人血戰。在生番以自己的努力，圖民族的生存，天經地義，無可訾議。據日聯十一月三日門司電，東京帝國大學教授吉松考察台灣行抵該處，據云暴動原因有三：（一）反對戶口調查，（二）近來工資低減，（三）日人侮辱番婦。調查戶口有無虐待情形，電文未詳；第二因無非對被壓迫的民族更作酷烈的經濟剝削；第三因則以日本的通訊社及教授猶肯公開明言，則其內容必有更不堪聞問者。此次生番作殊死戰，婦女多自殺以送父兄出門，以絕男子出戰者之後顧憂。記者執筆時聞生番不勝日軍飛機巨礮之猛擊，大勢已去；但我們不問一時的成敗，只知正義的鬥爭，願傾萬斗熱血，對此悲慘壯烈的台番志士灑一掬同情之淚。

（十九，十一，十六。）

## 哀監察院

人性不甚相遠，並非外國官吏特別好而不敢妄爲，我國官吏特別壞而肆無忌憚，其重要樞機乃在社會輿論能否明是非，嚴褒貶；監察機關能否抉弊竇，著實效。日本政府大員犯法後不得不鋤鐺入獄的新聞，爲我們所習見。最近美國前內務總長因受賄而宣判有期徒刑，雖以七八十歲之高齡，多方設法求恕，執法者不爲稍動。國政之能上軌道，政府之所以能取信於國民者，即在此是非嚴明，賞罰不苟，也就是所謂法治的精神。我們對於監察院之成立，甚爲重視，對於于院長打倒蚊蟲蒼蠅老虎的決心，不勝其同情，也無非希望在實際上能收到這樣的效果。

吏懲戒委員會」者，至今尙未成立，僅有彈劾而無懲戒，監察院豈不成爲『吶喊院』？實際效果云云，徒覺可哀而已！依彈劾法雖得同時呈請國民政府免職『爲急速救濟之處分』，但近據京訊，彈劾交通部電政司長莊智煥及立法院委員史尚寬的幾位監察委員因提出彈劾案兩月之久，政府並未將莊等免職查辦，特提出質問，有『監察制度幾等虛設』之憤語。又前南京土地局長常鴻鈞以『土地奶奶』一案喧傳一時，雖經監察院調查確鑿，提出彈劾，僅免職而未經懲戒，最近又聞另有新委任，而受彼蹂躪的湘女子鄧成立則被陷受拘未釋。依彈劾法第三條規定：『彈劾案之提出……應詳敘事實，附舉證據』，可見經監察院提出的彈劾，已有『事實』和『證據』，不應含糊以不了了之。依監察院組織法第六條規定：『彈劾案提出時，由院長另指定監察委員三人審查，經多數認爲應付懲戒時，監察院應卽彈劾移付懲戒』，可見經監察院移付懲戒時，已經過『審查』，不應含糊以不了了之。卽政府認監察院的彈劾不對，應該還他一個是或非，若延擱不理。

或。含糊了事，使蚊蟲蒼蠅老虎視監察院如無物，分道揚鑣，各盡能事，使老百姓只覺監察院不過等於『吶喊院』，實深惋惜。我們以爲監察委員諸君應以去就力爭，務使名實相符，勿讓那班蚊蟲蒼蠅老虎在旁竊笑。

## 國慶與國哀

『以今日事勢觀之，天災可以死，盜賊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貪官污吏虐民可以死，吾輩處今日之中國，國中無地無時不可以死！到那時使吾眼睜睜看汝死，或使汝眼睜睜看我死，吾能之乎！抑汝能之乎！……吾今死無餘恨，國事成不成，自有同志者在。』這是林覺烈士——黃花岡爲國殉難烈士之一——二十年前爲國努力殺賊臨危授命時寫給他夫人遺書中的血淚語。革了二十年的命，他當時垂涕而道之『事勢』，到現在已成了『事實』。據東北逃難來滬友人所述，遼吉在暴日鐵蹄下之我國人民，民家出入惟日兵所欲爲，身命殺戮惟日兵所欲爲，強姦婦女惟日兵所欲爲，取擣自由惟日兵所欲爲，不僅日兵，即一切日本浪人都可狐假虎威，無惡不作，受其凌辱者，除俯首貼耳，飲泣吞聲，或不勝羞憤，

犧牲一身外，含冤賣恨，哭訴無門。中國雖未全亡，而亡國奇慘，東北數千萬同胞。固已含淚承受，林烈士所謂『無地無時不可以死』，所謂『吾眼睜睜看汝死，或使汝眼睜睜看我死』，無異爲今日東北之寫真。我們念及雙十，不禁聯想到二十年前此日武漢之義舉，不禁聯想到慷慨捐軀爲國犧牲的無數烈士，同時更不禁聯想到殉難烈士當時所痛心疾首奮不顧身欲爲同胞鏟除之危害，至今日則如水之益深，火之益熱，所謂『同志者在』，徒見其掛羊頭賣狗肉，鈎心鬪角於私鬪，喪權辱國爲慣技，一任暴敵之橫衝直撞，刻掠慘殺，不以爲恥，除『不抵抗』外無辦法，除『鎮靜』外無籌謀。痛念先烈之赤血熱淚，環顧國家之黑暗悽慘，逢此雙十，悲感叢集，實國民抱頭痛哭之日，國哀而已，何慶之有？

但是徒然哀痛，一味悲觀，則亦非有覺悟的民族所應爲。因爲國慶或國哀，皆爲我們所自取。所以記者撫今追昔，雖不勝其悲愴，但却不願消極，並切望全國同胞不要消極。我們必須深信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因果律。今日國慶所以成爲

國哀，是由於我們已往的不努力；今後國哀之能否變爲國慶，亦視我們將來能否努力爲轉移，關於這一點，我們應勿忘歷史給與我們的教訓。

(三十，十，十。)

## 決死之心和怯懦自殺之區別

自暴日佔我國土後，青年痛憤自殺者頗不乏人，最近陸續發現者又有數起，一爲黃次章君，年十九，甯波人，本埠開北市北公學學生，平日懇摯勤學，自聞日軍侵佔東北，驟然憤激，背家人往天后宮義勇軍招募處報名，因身材矮小，未經錄取，於本月六日暗服安眠藥片致命；一爲康寶森君，年二十歲，遼甯人，係財政部稅警總團步兵排長，感覺國破家亡，滿懷義憤，於本月七日開槍自戕，一爲不知姓名之男子，於同日痛國難投浦江自殺。

保護國權，須全國人人有決死之心；抗日運動，須全國人人有決死之心；準備應戰亦須全國人人有決死之心；故人人有決死之心，實爲救國的首要條件。悲憤國難而自殺，我們雖不忍有所非議，但我們切盼青年明白決死之心和怯懦自殺。

截然不同。黃梨洲嘗謂『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我們可以換句話說：『慷慨自殺易，奮鬥救國難』，要想救國就不該怕難，因為怕難就是怯懦。試問人都來做『易』的事情，叫誰來幹『難』的事情？而且覺悟的分子愈多，國家民族復興的希望愈大，不惜一死報國的人就是最有覺悟的分子，最能自我犧牲的分子，敵人方深恨我們有這樣的分子而思一網打盡，日軍入東北後之仇視青年學生，即其明證，我們反紛紛自殺，豈不是自傷元氣而助敵張目？故我們應以決死之心用到積極的路上去，不應向消極的路上跑，至少須等到與仇人肉搏時拚命。

(二十，十，十七。)

## 爲民族爭光的馬將軍

我們中華民族的歷史，爲保全國土而以死禦敵的忠貞將士與官吏，代不絕書，言其較近的事實，則明末史督師可法於清兵進攻揚州，孤軍血戰十日不屈，清多爾袞五次致書勸降，都不啓封，城破時自殺未遂，被清兵執去，優禮備至，敬呼先生，而史公怒說：『頭可斷，身不可屈！』終被殺而義無反顧。史公此語雖出於距今二百八十六年前，而其慷慨義聲，猶似歷歷在耳，碧血千秋，萬世感泣。卽降而至於甲午中日之戰，我國雖敗，但我國兵艦致遠奮戰聲震遐邇，其督帶鄧世昌忠勇奮戰，至死不屈，雖艦沉沒，而全船勇戰以殉國難，無一逃者。卽海軍提督丁汝昌亦於敗後自戕以殉。誰謂中華原爲怕死而不知義勇的民族？但最近日軍來侵，我國却出了『日本人愛什麼就給他什麼』的『不抵抗主義』的『中華

『民國陸海空軍副司令』，又出了臨危『裝一僕役模樣』『持菜籃作出城買菜模樣』『混出逃到北平』的『東北邊防軍總參謀長』，以及其他無數精於逃遁的高級軍官們！國人所感受的恥辱，可謂無以復加。在此鮮廉寡恥的黑暗境界之中，突然湧現一位爲民族爭光屢以死抗日軍的黑龍江代理主席馬占山將軍，我們不得不以滿腔熱誠對馬將軍以及他的忠勇憤發爲國効死的將士頂禮膜拜，致其無上的敬意。

此次日方誘脅洮南鎮守使張海鵬圖亂黑省，助他向齊齊哈爾（黑省會）進攻，想要造成熙洽第二，不料爲黑省義軍所敗，黑省因防日軍，增援協助義軍過江前進，毀拆嫩江鐵橋，固爲軍事上正當之處置，而日軍之狼心狗肺，不願歛抑，藉洮昂路有借日款之關係，以兵力強修鐵橋，在他人國土內協助叛軍，存心掠奪，是否可藉口路款而自掩其醜，爲天下所共見。白里安直斥芳澤，謂『洮昂鐵路之嫩江橋距條約所許日本駐兵之滿鐵附屬地，已在五百公里外』（其實依條約，

日在滿鐵附屬地已無權駐兵），日本此種暴舉所引起的印象，可以概見，但日本軍人的獸性爆發，任何是非，無從說起，竟於十一月四日晨五時以飛機甲車掩護軍隊向我猛攻，馬將軍親赴前線督戰，我軍士氣旺盛，迎頭痛擊，十時日軍不支敗退，午時日軍增加援兵反攻，我軍奮死抗戰，前仆後繼，一以當十，五時日軍大敗而逃，退到泰來，六日日軍復增援大舉進攻，以手榴彈爲衝鋒利器，士兵上刺刀向我猛撲，我軍多缺乏刺刀，以槍柄抗敵，以死肉搏，仍將敵擊退，其奮勇可知。截至記者執筆時，日軍仍在調集援軍以圖再攻，我方挖壕固守，最後成敗是另一事，馬將軍通電有『我有守土之責，當効命疆場，誓與寇敵拚命，決不生還』等語，這種保衛國土，甯死不屈的精神，實爲中華民族前途生路之所繫，使世界知道我國軍人非盡無恥，爲民族爭回不少光榮。這樣忠勇的衛國軍人，固非枉死於內戰的傀儡軍人可比，亦非他國以侵略別人國土的暴虐軍人可比，全國國民對於這種以衛護民族保全國土而不畏自我犧牲的模範軍人，實應表示一致的感

謝與鼓勵。記者此文之作，自信能代表全國同胞對於馬將軍及其忠勇部下致無限的敬意。

## 實行長期的奮鬥

十九路軍蔡廷楷軍長對西報新聞記者談話中，曾經說過幾句很扼要的話：  
『我們是爲中華民族及中華民國生存而戰。在軍事方面，日本在久戰之後，也許能勝，因爲她的近代戰爭器械較精，但是要和中國人民作長期的奮鬥，她必失敗。此次之戰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畢的，中國要抵抗到底。講到我們十九路軍的將士，我們要打到最後一人和最後一彈。』

聽說蔡氏沉默寡言，堅毅勇決，有大將風度，在他不大說話的嘴裏，上面這段話却說得要言不煩，句句有力。亞洲的中日問題，有如歐洲德法問題，恐怕非數十年乃至百年內所能完全解決，纏繞不清的日子多得很，所以此次戰事在表面上的結束也許一年半載可以暫告一段落，而實際問題的澈底解決，仍有待於長期。

的奮鬥；蔡軍長和他的忠勇將士此次血戰抗敵，義聲震動遐邇，不過爲我們全國，『爲中華民族及中華民國生存而戰』開一先聲，我們全國民衆還要趕上去作繼續不斷的努力。十九路軍的將士『要打到最後一人和最後一彈』，我們全國民衆也要準備奮鬥到一息尚存，此志不懈。我們遇軍事上打勝仗，固然要奮發的繼續向前，就是打了敗仗，我們也要奮發的繼續向前，因爲我們要『爲中華民族及中華民國生存而戰』，必須準備作長期的奮鬥，只有向前的一條路走，無所用其彷徨，亦無所用其回顧。

而且準備長期的奮鬥，不但對外須有這樣的態度和精神，對內也要有這樣的態度和精神。如希望十九路軍打了勝仗，國內一切問題都能隨此解決，那是癡心妄想；政治問題，經濟問題，社會問題，都還要我們繼續奮鬥去力謀解決，都要用『打到最後一人和最後一彈』的精神去力謀解決。（二十一，三，五。）

## 與努力成正比例的效果

迷信的因果報應的說法，在今日科學昌明時代，誠不足道，但效果必與努力成正比例，有一分努力，必多一分效果，這種自然的因果律，實爲顛撲不破的真理，我們試冷眼靜觀，在在可以尋得事實上的佐證。最近如十九路軍忠勇抗敵一個月零四日，不幸因援絕力盡而有總退却之舉，但其所下的努力仍有其相當的效果，實有彰明較著的事實爲鐵證，而足以引起我們深長思者在。記者覺得這一點最值得我們的注意，因爲我們對這一點誠有澈底的明瞭與堅決的信仰，便不至發生僥倖的心理，也不至發生失望的心理，只知道向努力的一條路上走——除了這一條，沒有別的生路。當然，努力的方向也有種種，向着絕路努力的，由因果律的作用，多努力一分，也多走近死路一分，例如軍閥政客貪官污吏的無惡不

作，變本加厲，在他們也算在那兒努力，結果是爲他們自己掘墳墓！我們這裏所謂努力，是指爲民族求解放而從事的努力。）

試就最近在上海舉行的停戰會議而言，我國最初因日方打算由最高級司令長官白川擔任出席此次會議之軍事代表，所以也擬任十九路軍總指揮蔣光鼐氏爲我方出席之軍事代表，不料日方於開會前一日忽而變卦，改由第九師團長植田謙吉充任，蔣總指揮乃回京不出席此項會議。這雖與實際問題無出入，但能爭得這一口氣，還是十九路軍奮勇抗敵所建立的餘威。

此次停戰會議討論到第二條日軍撤退程序一節，日方首席代表植田忽然不顧預備會雙方所定的原則，主張以東自獅子林經楊行大場西至真茹爲日軍退駐防線，我方代表以日方如此無理取鬧，當即表示退席之意，會場空氣，一時陡告緊張。據西報所載，當時我國軍事代表與日方軍事代表舌劍唇槍，殊爲激昂，後經在座之友邦公使竭力勸解，日方表示重行考慮，空氣始漸和緩。我國外交代表在

會議席上有這樣硬的氣概，似不多見，我國軍人對外之義勇磅礴，亦非易得。這種硬的精神，也可以說是十九路軍奮勇抗敵所建立的餘威。

至於十九路軍在國際上替我們民族增高人格與聲譽的地方，處處使我們發生興奮與銘感。我們每讀西文報紙及雜誌，講到中國，只有熱諷冷嘲，令人嘔血，但是自經十九路軍忠勇抗敵之後，他們說到這件事，沒有不一致讚揚的。最近出版的在美國銷數最廣的週刊“*The Literary Digest*”(March 5, 1932)，裏面有一文，題爲中國對侵略者的可驚的抵抗“*China's Amazing Repulse of the Invader*”，所述尤詳。這一篇文裏面所撮舉的各報言論，一致承認中國在道德上精神上已獲得勝利。像華盛頓的“*Herald*”報，說得尤其鄭重，牠說『中國經過許多年的屈服與不抵抗，最後如真能學習與敵抗戰，東方的全局便要基本上改變過來。』又謂『這一戰對於東方未來趨勢的影響，是難於預見，是不能預料的。』總而言之，各國素把我們視爲卑劣的民族，一見我們有相當的努力，便不能自禁地流露着他。

們。相。當。的。敬。畏。

十九路軍的努力還是不幸因援絕力盡而未能始終不退的，但是所得的效果已如此；倘當時能有實援而堅持——至少至三月十四國聯調查團到滬之日——其效果又何若？能禦侮的軍隊至少須打時不怕死，敗後不搶刦，我國夠此資格的軍隊，除十九路軍外，再有多少？號稱模範軍的某私人的軍隊，其已給我們民衆的印象爲何如？這都是當前無可爲諱的事實。我們能抗外侮的軍隊只有這些，所以所能獲得的效果也只有這些。我們不能說滿意，也不能說不滿意，因爲我們要想到效果與努力是成正比例的；幾分努力，只有幾分效果。

十九路軍努力的經過與所獲的效果，都是擺在我們面前鐵一般的事實。我們誠能不忽視這種事實而加以深切的推闡，便覺外患並非國家的致命傷，內部政治之黑暗與社會之萎靡，實握民族前途的命運。事至今日，幾於人人的心靈上都隱然有『悲觀』兩個字。這種悲觀之所由來，其原素有二：一爲僥倖的心理，即欲

於未曾努力中求效果；一爲失望的心理，即不知道或不注意效果必隨努力而來。

(二十一，四，二。)

## 萬家墮淚哭忠魂

五月二十八日，淞滬抗日陣亡將士追悼大會在蘇州舉行，軍民數萬人參加公祭，蔡廷楷氏頻頻回顧各陣亡將士遺像，潛然揮淚。開會至全體肅立奏哀樂時，蔡氏尤悲慟欲絕，泣不可仰，全場嗚咽悽愴，與祭人員及民衆亦多爲之悽然下淚者。許世英氏所贈輓詞，有『萬家墮淚哭忠魂』，可謂實際的寫真。大會標語有兩句話爲全國民衆所不能忘者，一爲『抗日陣亡將士是爲全民族求解放而犧牲』，一爲『踏着烈士的血前進』。前一句可以說明抗日陣亡將士何以感人之深，因爲天下最令人感動歌泣的，莫過於爲同胞奮鬥而置自己生死禍福於不顧的犧牲行爲。後一句可以說明我們後死者應如何繼續先烈遺志而向前努力幹去，否則更無以對我『爲民族求解放而犧牲』的先烈。

顧子仁先生最近自歐美回國，談起日本在九一八事變將發生時，極力對外人宣傳，說西洋人對中國人看得不澈底，只有日本人最懂得中國人的特性，斷定中國人所有的特性不外兩種，一是怕死，一是要錢。怕死的人只要有武力作兇狠的壓迫就行，要錢的人只要於痛打之後給以小利即可馴伏自願爲奴，所以他們預料只要用武力亂打一陣，繼以小利爲鈎餌，在兩三個月內就可以使東北的中國人服服貼貼的完全屈伏，就可以使局勢完全安定，勸外人只要聽他們一手擺佈，共享太平，不必加以干涉。於此可見日本軍閥不但不以中國爲國，簡直不以中國人爲人！滬難發生時，鹽澤宣言四小時可以完全佔據閘北，亦無非以中國人怕死爲前提；後來利用閘北等處漢奸之醜態百出，亦無非以中國人要錢爲得計。在他們的心理方面，南北措施，可謂是一鼻孔出氣。我國未打先逃以忍辱不抵抗爲無上妙計的軍閥官僚以及認仇作父的東北漢奸閘北漢奸，在日人看來固然都可證實他們的『觀察』，但是血戰抗日於嫩江的馬部將士，血戰抗日於淞滬的十九路軍將

士，奮勇殺敵前仆後繼的東北義勇軍，以及下決心與暴敵死抗到底的全國大多數民衆，便出乎他們所自詡的『觀察』之外了。

和淞滬抗日將士具有同一精神的東北義勇軍，其可敬的行爲尙有爲外間民衆所未深知者，試述其一二近事：迭挫日軍的遼西義勇軍，其中有首領曹廣大胡忠厚被漢奸勾結日軍捕去，於綁赴法場槍決時，猶能沿街大聲演講，提醒國人，共起驅除帝國主義的日本，市人聞者多掩面痛哭。曹廣大的妻不忍偷生，更不願爲日本奴隸，當時卽剖腹自盡，隨她的丈夫一同離此殘暴的世界。這種悲壯激昂不怕死的中國人的精神，誠非日人所能夢見！有友人某君新自東北來，據說東北義勇軍之艱苦奮鬥，實非言語所能形容，戰時因醫藥之不備，傷後卽倒於道旁，輾轉苦痛，終於死亡；往往下一頓糧食不知所在，而此時先奮勇向前殺敵再說，這種只知有民族的前途，不知有一己的安危的精神，任何人都不能不受極大的感動。這種不怕死的精神，又出於日人意料之外！某君又說起老北風曾捕得日軍參

謀十二人，日軍以十二萬圓日金求贖，他一錢不要，却把這十二人槍決得一個不留，以致日兵臨陣時一聞老北風之名就打算逃，錢的效用又安在？

奮勇抗敵不計成敗尙在東北帝國主義鐵蹄之下掙扎的義勇軍，即正在『踏着烈士的血前進』，也就是繼續抗日陣亡將士的精神與遺志向前邁進。『萬家墮淚哭忠魂』的同胞們，也都應各竭心力，『爲全民族求解放』而作繼續不斷的奮鬥。

抗日陣亡先烈對民族的最大貢獻，是他們所留給我們的不知生死不計成敗，『爲全民族求解放』的不屈不撓的向前努力與奮鬥的精神。他們有此精神的表現，纔使全世界恍然於中華民族絕非帝國主義者所想像之『習慣於潰敗與恥辱的民族』；纔使全國民衆一掃其萎靡不振自暴自棄的惡根性；纔使全國軍人，雖平日對外怯懦無恥達於極點的領袖，公祭之時亦不得不紛派代表，靚顏稱頌，恍然於衛國軍人之深得全國民衆之崇拜，確非平日專以自私自利爲目的，爭奪地盤爲能事者所能比擬其萬一。庶幾由此可以稍稍增進軍人的人格，故抗日陣亡將士的犧牲誠

大，而他們所表現的精神，對外對內的影響却亦無限。我們應承繼這種精神，作繼續不斷的邁進；光明的前途，是要靠我們自己去努力奮鬥得來的。

(二十一，六，四。)

## 死路一條！

一路死

不久以前，湖北省府夏主席及各省委發起大做佛事，祈禱昇平（詳見本刊七卷第二十七期武昌通訊）；後來又聽見湖南省唐代主席兼教育廳長親往城隍廟祈禱甘霖；最近越鬧越像樣，聽說中央委員及在野名流戴傳賢等爲國家多難，災患淳至，發起在北平雍和宮建金光明道場，以祈息災弭亂，轉移劫運，現正在籌款進行中，據他們的『募捐啓』中所述，除說了一大篇鬼話之外，還說『變亂日益加劇，水災淳至，日寇侵陵，同人等惄於國難當前，生靈塗炭……發起金光明道場，以祈轉移劫運，造福國家』；又說『雍和宮道場，不特爲消一時之災，並足以樹百年之大計，應請政府撥款提倡，各界人士救國救民，具有同心，敬祈踴躍輸助，俾法會得以觀成，民國前途，實利賴之。』這是死路一條！『各界人士

如尚有絲毫『救國救民』的『同心』，對此喪心病狂荒謬絕倫的『百年大計』，不但一文錢不該『踴躍輸助』，應羣起而攻之，爲『民國前途』除此妖孽！

所謂『變亂日益加劇』，所謂『水災湧至』，所謂『日寇侵陵』，所謂『國難當前』，所謂『生靈塗炭』，誠然都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國事一糟至此，身居黨國要人者應負何等責任，姑不置論，但『水災』『日寇』乃至『生靈塗炭』，是否靠念經拜懺所得消弭，在如今科學昌明時代，雖三歲童子，可以回答，而身居黨國要人以至號稱在野名流竟欲藉道場以謀侵蝕國帑，記者以爲誠欲『轉移劫運，造福國家』，宜先將此輩妖孽明正典刑，庶幾『不特爲消一時之災，並足以樹百年之大計』！

我們在中國歷史上知道在南北朝時有梁武帝也像戴院長，一來就跑到寺院裏去念經（這寺院不是五權憲法中的考試院），有所謂『捨身於同泰寺』的記載，後來侯景帶兵攻陷臺城，梁武帝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最

後被迫餓死臺城，臨死雖口苦索蜜而不得，今提倡經咒救國諸公，目前尙有民衆被榨取的脂膏豢養着，當不致即時餓死，聊可自慰，也許還感覺『自我失之，亦復何恨』，但從前之『失』，僅更朝代，事屬一姓得失，現在之『失』，則全民族陷入奴境，不僅諸公死有餘辜，所以在諸公儘管一相情願，我們民衆却不能跟着你們這班妖孽同奔這死路一條。

## 二萬人投考的風波

由長沙傳來消息，湖南省第一紡紗廠近以添設織布的工作，於月前布告招考男藝徒二百名，女藝徒一百名，錄取者每月每人僅津貼伙食六圓，零用二圓，乃各處失業民衆來省報名投考者竟達二萬人以上，人數既極擁擠，遂分作數日測驗，以其中多中學生，合格者多至七千七百餘人，而定額只有三百，於是採亂碰辦法，於六月二十九日用抽籤撮取，並由警備司令部及保安團武裝到場維持秩序。先將女性的籤擾亂，裝入一大筒內，叫兩個瞎了眼睛的女子在筒旁抽出，每抽一籤，執事者即當場當衆唱明號碼及姓名，當時女性落選失意者即紛指其中有弊，多方解釋始平定。當抽取男性至大半時，又羣起擲石拋磚。負責職員逃避，鬧到頭破血流，軍警開鎗示威，擠傷羣衆不少，最後結果五人被看管，一人被笞責二

百。這種嚴重情形，在所謂黨國要人感覺如何，不得而知，我們認爲這不是偶然爆發的局部事實，其實是全國普遍的狀況，應能引起我們嚴重的注意。

依我國的土地及富藏而言，生活於這裏面的民衆原沒有理由要處於這樣悲慘悽涼的境地，但不應如此而終於如此者，在我們做民衆的自己縱任軍閥官僚之橫行，土豪劣紳之剝削，只知飲泣吞聲於壓迫剝削的現狀之下，絕無進步的生產技術與進步的生產組織之可言，內部的結構如此，當然沒有實力以抵抗帝國主義者之加上一層鎖練，抽筋腋骨，吮血吸膏，遭殃最慘者獨爲勞苦大衆。在這種狀況之下，有覺悟的分子應如何和勞苦大衆立在一條戰線上，打出一條生路，這是當前一個最重要的問題。現在走頭無路瀕於死境的勞苦大衆一天天地突增，已爲共見的鐵一般的事實。但這種悲慘悽涼的現象決不是枝枝節節的辦法所能根本解決的。國家民族的整個問題不解決，個人出路亦無法得到澈底的解決，這是我們應有的覺悟。

## 名犬與名人

據本月十日美國洛杉磯電訊，電影界名犬，爲一般影迷所素知，奏技奇妙的犬星琳丁丁當日死於好萊塢，美國報紙爲報告此名犬的死耗，曾載有半頁的新聞。

把人和犬來相提並論，常人總覺得人爲萬物之靈，犬那裏夠得上資格！只要聽有人常爲特別表示謙遜的意思，把自己親生的兒子稱爲『小犬』，罵人罵得發急的時候，常有『狗東西！』的急聲脫口而出，便可見人類對犬類所自負的一種『自大心理』。但如把這位名犬琳丁丁先生和在我國報紙上所常見的一般名人比較比較，除極少數潔身自好者外，所謂名人者是否能對之無愧，似乎可加上一個疑問的符號。

第一，名犬琳先生之所以得名，有他的『奏技奇妙』的實在本領給我們的的確確的看見，他的名不是有名無實的名，乃是名實相符的名。他在電影界上有了演好電影的真實本領，當然該得電影大星的名。我們報紙上常見的名人們所幹出的成績是什麼？

第二，名犬琳先生對於電影觀眾確有實際的貢獻，同時他對社會並沒有什麼擰取剝削的行爲。這似乎是在我國名人中所不易找得出的，因為他們只有利己的分兒，只有盡量擰取剝削勞苦大眾而自己養尊處優的分兒。

第三，名犬琳先生雖享盛名，並未藉盛名而作惡，不若我國名人中有明目張膽拐人妻子的，有昧着良心侵吞公款的，而仍得逍遙法外，睥睨一切，行所無事！

第四，名犬琳先生死後遺人以不少的惋惜，只要看美國各報對他死耗給以半頁的新聞地位，可想而知。必須多少有利於人，死後別人纔覺得他死得可惜，如

今所謂名人，也許其中有不少如果死得愈早愈多，社會上所受的災殃可以有正比例的減少！

我們當然不希望名人們都成『狗東西』，但却很希望他們裏面還有許多能把自己和琳丁丁先生比較比較！

(二十一·八·二十·)

## 憂慮國事自殺

殺自事國慮臺

海軍部下關魚雷營副營長曾國暹君因憂慮國事，於本月八日用手槍自殺。曾君閩人，年纔二十九歲，烟台海軍學校五年畢業後，在各艦充當見習生兩年，期滿後被派爲下級海軍軍官之槍砲官等職一年，海軍部以曾君志氣高尚，成績優良，於民國十八年被派赴日本入海軍魚雷營學校留學兩年，剛於本月二日回國，到部報到，奉令委爲魚雷營副營長，到差視事，即對同仁述在日留學兩年時，個人及國家所受侮辱，均達極點，自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更甚，回國後，視國人執迷不悟，對國事極抱悲觀，視事後纔三日，突於八日晨以手槍自殺。海軍部長陳紹寬氏謂曾君學剛完成，正爲國家効力之際，厭世自殺，良深浩歎。他不知道曾君之死，正是因爲我國海軍在國防上毫無禦外的意向，簡直沒有機會爲國家効力，

爲有志者所不能忍，故憤而出於一死。在目今身居武職高位，坐視外敵侵略而安逸不以爲恥者，隨處都是，其精神的萎靡，和臉皮的粗厚，已成習慣而爲第二天性，曾君獨覺不能忍受，不可謂非鶴立鷄羣，但憂慮國事而至自殺，與國事究有何補？我們於哀敬之餘，不禁爲曾君發生無限的悼惜。

自國難發生以來，我國海軍除能對敵艦鳴砲致敬及恭宴日海軍軍官聯歡外，未聞有何稍稍可以掩醜的舉動，曾君身居海軍界，所受刺激必較常人爲尤甚，但無恥者長生，有志者夭折，豈非反使國家受極大的打擊？所以僅僅有志不夠，有志而尙須具有奮鬥的精神。共圖民族的復興，前途困難之多與所須抵抗力之大，實爲意中事，所以我們必須準備和困難抵抗，必須存心和失敗鬪爭，必須努力與忍耐兼備。

(二十一，十，二十二。)

## 爲軍閥諸公鑄鐵像的研究

研究的像鐵鑄公諸閥軍爲

最近本埠有何濟翔君在申報上公布寫給廢止內戰大同盟會總會的一封信，向該會建議替內戰的軍閥諸公鑄鐵像，頗見聰籌，不勝欽佩。不過以記者之愚，覺得他的計劃如要『能收實效』，仍是『究有幾何』？他說：『居今日而欲謀澈底掃蕩軍閥，舍革命外，別無他途。……在今日而欲空言廢止內戰，不從根本謀解決，不論何種方策，祇有歸於失敗，決不能獲得絲毫效果，往事歷歷，可爲明證。』可謂一針見血，語語中肯。但他却接着說道：『雖然，於此獨有一事焉，值得吾人爲之者……即爲從事內戰者範鑄鐵像……擇本市各重要處所植立之。使受萬人唾罵，且永著惡名，彼萬惡軍閥……苟猶稍有人心，觀此必不能無所靦怍』（以上引語均見十月十七日申報），中華民族的附骨之疽，外爲帝國主義的

侵略，內爲軍閥官僚的蹂躪，內外夾攻，勾結橫行，不知死所的是我們老百姓，所以我們聽見有使得軍閥諸公『愧怍』的『方策』，沒有不舉手贊成的。不過對鑄鐵像的建議仍有下列的疑點：

(一) 內戰爲『萬惡軍閥』作惡的一端，此外如勒種鴉片，公賣鴉片，苛捐雜稅，盡量貪污，暴力壓迫，吸盡脂膏，置民死地，以及其他種種舉不勝舉的慘酷黑暗的暴行，其罪孽並不遜於內戰，今若專爲從事內戰的軍閥鑄鐵像，未免使其他『萬惡軍閥』抱向隅之憾。而且小軍閥的後面還有大軍閥牽線，如鑄小不鑄大，鑄從犯而不鑄正犯，都欠公平。

(二) 倘對禍國殃民的『萬惡軍閥』一視同仁，每位軍閥都很公平的替他鑄個鐵像，顯揚顯揚，不但當此國防工業重要時期，沒有許多鐵的產量可供虛耗，而且『各重要處所』亦不敷諸公許多鐵像『植立』之用。墳墓纍纍，佔地過多，已不經濟，今於死人墳墓之外，又加上許多等於死人的生人的鐵像，殊爲經濟上

所不許。

(三)而且『萬惡軍閥』的『人心』是要盡了的，面皮比牛皮還長得厚，恐怕雖鐵像林立，在他們仍是顧盼自雄，甚至把鐵像當銅像看，那末鐵是白費了，地皮也是白佔了，水深火熱中的老百姓還是在十八層以下的地獄裏！

然則奈何？何君在前段已說得很清楚了。

## 玩什麼把戲！

記者前因有『要人』及在野名流爲國家多難，災患洩至，發起在北平雍和宮起建金光明道場，『以祈轉移劫運，造福國家』（發起人戴傳賢等的『募捐啓』中語），在本刊七卷第二十七期裏特作『死路一條！』一文，聊爲民衆驅除妖孽。近幾天有所謂『時輪金剛法會』者在北平大擂大鼓的鬧得天花亂墜，新舊所謂『要人』者亦趨踰恐後的入壇參禮，恭敬無比（聽說伍朝樞適在北平，獨不赴時輪會，倘果確，值得稱許），又有不少妖孽在光天化日下蠢動了！

他們玩的把戲是由班禪在法會率各喇嘛僧衆七十餘人各持法器捧誦經咒外，並向萬餘男女施什麼『法水灌頂』，灌時先用紅帶纏衆目，使不得見，灌後各賜白藏花園頸，並加給各要人及蒙王以五福冠，一切手續均甚神祕。

關於這個『法會』，九月間在上海就有大幅廣告登出，上海灘上所謂名人者亦有不少署名。劈頭就說『同人等前以十六省水災，繼以東北上海兵禍，天時人事，重苦吾民，皆因衆生業重，亟應乞法消除，發起時輪金剛法會』，『特設位超薦各省歷年陣亡將士水旱癟疫天災死亡人士』。釋氏稱惡因曰『業』，衰衰諸公和一班附驥尾於軍閥官僚的士大夫自己作了不少孽，殃及池魚，老百姓總算是道地十足的『魚』了，現在却把這罪惡完全推在『衆生業重』，輕輕一卸，可謂無恥之尤！

該『法會』最近在北方各報所登啓事又有一種新穎的說法，說『年來天災人禍，迭出不窮，民生塗炭，流亡徧地，同人等以人力無可挽回，冀佛力或可垂救』，『佛』是不會說話的，『人』是難於諉責的，現在拉着不會說話的『佛』來負全責，『人』大可如釋重負了！怪不得有人說現在出兵收復失地已絕望，只有希望在天之靈的中山先生招集黃花岡七十二烈士的忠魂，調集歷來死難的義軍

出關去幹一下！有鬼來幫忙，我們只要坐享其成，豈不大大的合算嗎？

（二十一，十，二十九。）

## 李頓深慮中國青年

國聯調查團的團長李頓總算是一位老滑頭，但最近這位老滑頭似乎說出了幾句心坎中的話。據本月四日倫敦電訊所述，英國國會上院對滿洲問題有所討論，李頓勳爵亦曾參加，他說：『吾人此時苟不能堅決與智巧的處理此糾紛之局，遠東定將有長時期之混亂與戰爭，蓋中國遲早必將振興，彼將起之青年或將開始準備報仇與戰爭之政策也。』老滑頭最靠不住，但是老滑頭的觀察有時却也可以特別老到。李頓到中國南北跑了幾趟，他不把中國的既要錢又怕死的軍閥官僚們放在眼裏，却戰戰兢兢的深慮到中國青年之『準備報仇與戰爭之政策』而斷言『中國遲早必將振興』，他的那副老眼總算不差。

不過記者覺得中國青年果欲負起這個使命，有幾點尤其要注意到的是：（一）

在這樣貧困擾亂的中國，青年感到個人生活走頭無路，固不勝其苦悶，有的雖個人生活比較安逸，而看到週圍的腐爛，頹廢，貧窮，屈辱的情形，也不免感到極度的苦悶。所以青年要解除苦悶，要跟着中國現狀的改變與中國問題的解決而俱來。但改變中國現狀，解決中國問題，全靠青年的努力，故青年當拋開個人的利益，爲羣衆的利益而奮鬥，而犧牲。（二）對於全國的實際問題，應就各人所長而特加切實的研究，一旦需用，即可成竹在胸，不必臨渴掘井。在烏煙瘴氣不求效率的時代，纔有今天內政明天教育後天交通的萬能人材插足之地，欲求效率，便須恃專能而一掃萬能。（三）須有與一切罪惡不妥協到底的決心。現在剝削民脂民膏的軍閥官僚中也有不少是已往的青年，因同流合污，屈膝投降，一同滾到糞坑裏去，遂致奇臭不可嚮邇！現在的青年如果也閉着眼睛爭先恐後的鼓起勁兒儘往這裏面滾，李頓的『深慮』便成了杞人之憂了。（二十一，十一，十二。）

## 民心背離中的胡佛

美國每屆選舉總統，總有一勝一敗，『勝敗兵家常事』，原不足奇，不過歷屆失敗的總統候選人，其景象之狼狽，此次胡佛可謂開了一個新紀元，可謂觸足了霉頭！

他尤其狼狽的一次要算十月二十二日赴第特羅作運動選舉演說的一次，他的專車剛到車站時，就有二千餘人對他作示威運動，大呼『打倒胡佛！他使一千五百萬人失業』，致胡佛被困車內二十五分鐘，由大隊軍警出來彈壓，始得離站赴奧林匹克運動場會所。自車站至運動場開會的地方，路長四哩，兩旁滿立民衆，總統車過時，或悄然無語，或發怨罵之聲，無一作譽詞者。胡佛總統在車中欲強作笑容，但終不能掩其情感，總統夫人坐在他的旁邊，則雙眉深鎖，默然不語，

其窘態可以想見。

據路透社紐約電訊所傳，有人以爲胡佛總統之不復獲選，原因有二：一爲數百萬美人之感受時艱者之盲目憤恨；一爲共和黨宣傳佈置不若民主黨之完善。其實在野的民主黨還用得着宣傳，在朝的共和黨在事實上已有的表現就是牠的最有效的宣傳，在事實上既弄得焦頭爛額，引起國民一般的『憤恨』，雖欲有所宣傳而實難自圓其說，卽『佈置』得再『完善』，亦難引起人民的信仰，雖在文字上嘴巴上吹上了天，還是白吹！不過我們却未曾聽見胡佛刮過地皮，未曾聽見他引用滿山滿谷的狐親狗戚，平心而論，他在數年中還是苦心孤詣地很勤苦地幹。美國經濟的不振是資本主義末日的自然趨勢，是制度上的根本問題，就是羅斯福來，也是無可如何的，就此義而稱美國人民『憤恨』爲『盲目』，尙有幾分意義。但此事至少可以令人愈益深刻感到經濟和政治的密切關係，如對大多數人民的經濟問題無法作實際上的解決，不管你在嘴巴上吹得如何天花亂墜，大多數人民仍

感。到。切。身。的。痛。苦。結。果。還。是。奉。送。你。一。個。『憤。恨。』；倘。大。多。數。人。民。的。經。濟。問。題。擱。置。腦。後。而。少。數。狐。親。狗。戚。的。腰。包。問。題。反。大。解。決。而。特。解。決。那。『憤。恨。』更。說。不。上。什。麼。『盲。目。』了！

(二十一，十一，十九。)

## 招商局收歸國營

我國唯一最大的航業機關招商局——也可以說是腐敗最著名的航業機關——最近已以『收歸國營』的名義在報上長篇累牘的供給新聞材料而吸集世人的特殊注意了。本刊對於過渡期間的財政，原主張逐漸增進國營生產事業的收入，務使經過相當時期之後，國營生產事業的收入能佔國家收入的重要部分，一方面減輕人民對於國家財政上的直接擔負，一方面以所得利益公諸全體人民共享。但是我們對於『國營』，須先注意怎樣的『國』？怎樣的『營』？社友新生先生在中國財政的癥結一文裏（見生活七卷第四十期雙十特刊），認為此事『有一個大前提，即須先辦到政治清明官吏廉潔，而後國營生產事業始可得到充分發展而不致蹈官辦事業先肥私囊之覆轍。』現在我們做國民的對於『國營』能存有多少希望，須

先。問。這。個。大。前。提。解。決。了。沒。有。？

據招商局新總經理劉鴻生氏對人表示，謂該局歷年來性質不清，厥爲國有商有商有商辦及商辦官督等問題。「商辦官督」誠然和所謂「國營」者不盡同，但「國營」和「官」既脫不了關係，「官督」的成績和「官辦」的成績至少有相當的象徵作用。該局全體理監事於本月十四日宣誓就職的那一天，交通部長朱家驛氏在所致的訓詞裏，說起『不料監督制度實行至今，迄已五年，不但毫無成績，而該局營業之崩敗，如狂瀾既倒，莫可挽救。』前監督陳孚木氏甚至有受賄七十萬圓的嫌疑，躲在香港打着電報裝腔作勢不肯出面，大替官場現形記增加了一頁光榮史！

而且國營的最重要的目的是要將所得利益歸全國民衆共享。現在的鐵路算是「國營」的了，頭等車虧本而三四等車賺錢，加起價來却是三四等活該倒霉，至於乘三四等車擠得好像裝豬仔一樣，那是民衆的當然權利，也可以算是「共享」。

的一種！闊人要看風景，花車少不得！火車既有花車，將來輪船大可特設花艙，俾得相映成趣！

「國營」兩字怪好聽，但是我們要注意怎樣的『國』？怎樣的『營』？

(二十一，十一，廿六。)

## 臨死不忘義軍的徐君

瀘江大學被車撞重傷殞命的學生徐煥棟君，據他的阿兄所述，徐君因肝部破裂三寸許，不能醫治，致於上月十三晨五時一刻逝世，臨死時念念不忘者乃東北義勇軍，遺囑阿兄將他的衣袋內所餘的二十餘圓捐助爲義勇軍軍費。肝部破裂三寸許是何等痛苦的病症，臨死是何等緊急的時間，乃能於此痛苦呻吟之中，即將瞑目之際，念念不忘東北義勇軍，其意義不在二十餘圓的物質數量，乃在其一片至誠——令人感動的熱血肝膽！他的這種精神，足以代表終必復興的中華民族的青年爲大衆利益而奮鬥的精神！記者對徐君的不幸夭折，敬表無限的惋惜，對於徐君臨死時的念念不忘民族前途安危的純潔高尚的精神，尤表無限的敬意。

爲民族生存奮鬥而視死如歸的東北義勇軍，其可歌可泣的事實，常傳入我們

的耳鼓，使我們感愧，使我們奮發。據齊齊哈爾電訊所傳，謂『日軍佔領道鎮後，谷部隊於十七日（上月）上午十一時與義勇軍一百五十人衝突，該軍隊長爲妙齡女子，騎白馬單身衝入日軍中激戰，遂戰死。』又據北平電訊，『救國軍女隊長陳春波，十日（十一月）率隊攻綏，與敵戰一晝夜，被敵機炸傷左腿，當退韓家溝待機，大部刻已移集熱邊凌源一帶。』以弱質聞於世的中國女青年，有這樣慷慨赴義的決心和精神，誰謂我們的民族沒有光明的前途？陳女士還有人能舉其名，若單身匹馬戰死的那位女傑，並其名而未宣於世，犧牲一身爲大衆福利奮鬥，但求其心之所安，名固身外物，無足輕重，但是這種無我的精神，愈足令人悲慨感奮。

最近有在廣州某大學任社會學教授的某君來滬過訪晤談，據說他所遇着的在廣州就有數百青年，均表示苟有裨於民族的拯救，雖死無憾。以效死的精神爲民族奮鬥，這是中華民族的救星。我們於悼惜紀念徐君之餘，連念及此，不禁於黑

暗。中。好。像。望。着。了。前。途。微。露。着。的。曙。光。讓。我。們。攜。手。努。力。共。奔。前。程。

(二十一，十二，三。)

## 無名英雄墓的創建

最近看到創建無名英雄墓委員會送來的一份『募捐啓』，略謂『「一二八」之變，我軍苦戰三十餘日，其間抵抗最久，砲火最烈，傷亡最多者，實爲廟行鎮一帶・廟行一村落耳，居民僅百餘戶……敵攻閘北，久不能下，乃續調大軍，改設主攻點於此……我軍因屋爲營，掘壕死守，在炮火機彈狂轟猛射之下，村屋全燬，士卒死亡山積，然於我軍總退却前，敵未能越雷池一步！嗚呼，此非我民族精神之表現耶！……而當時粉身碎骨之大多數士卒及義勇助戰人民，遇害而不知姓名者，僅餘荒塚纍纍……爰於抵抗最久，砲火最烈，傷亡最多之廟行鎮東南隅，度地營阡，表曰：『無名英雄之墓』……墓之周圍，徧栽花木，藉以供護俠骨忠魂……而二十一年來所受至慘至酷之外侮，可以於後人腦海中，永留一深刻。

之印象，用以奮起我民族之觀感……』

爲民族大衆的生存而奮鬥，死抗帝國主義的侵略而不自顧其身的無名英雄，誠值得我們的頂禮膜拜，永誌哀思，所以我們對於無名英雄墓的創建，很願樂觀厥成。當日帝國主義的暴軍掠奪東北入寇淞滬的時候，實際奮起抗敵的，在東北僅有馬將軍（後來纔有李杜丁超蘇炳文等健將），在淞滬僅有十九路軍（最後加入一小部分的第五軍），而當時負有守土抗敵之責的軍事長官固不止此，都明哲保身的不知滾到那裏去了！所以這座墓的建設，除『募捐啓』中所舉的兩點效用外——供護俠骨忠魂與永留深刻印象——還有一個很大的效用，就是愧死只知對國民耀武揚威，只知在嘴巴上說得天花亂墜的軍閥們！

可是我們如再進一步想想，却還有一點很可痛心。世界大戰後各國也盛行所謂『無名英雄墓』，因爲他們在實際上不過做了帝國主義者的工具，所以只可憐而無可敬。我國的『無名英雄』抗的誠然是帝國主義了，而實際所保的是什麼？

保了同胞大衆呢？還是保了軍閥官僚們的地盤飯碗？這個答案是應由後死的同胞負責回答的，因為死者不能復生，要使得死者不致白死冤死，全靠後死者的努力，這却不是僅僅創建一座墓所能了事的了！

## 追悼殉難四童軍

軍童四難殉悼追

當暴日蹂躪淞滬，忠勇的十九路軍及一小部分的第五軍血戰抵抗的時候，有中國童子軍第五十團團員羅雲祥，鮑正武，毛徵祥，應文達四君，因眼看着無數同胞被暴敵無辜殘殺，乃根據童子軍第二條——隨時隨地，扶助他人，服務公衆——的訓詞，隨着戰地服務團奔往戰地輔助紅十字會，救了不少受難的同胞的生命，乃竟遭暴敵擄掠慘殺，以身殉難。上海童子軍理事會特於本月十一日在市商會舉行追悼典禮，並舉行殉難四團員紀念碑揭幕典禮。四君年齡最幼者十六歲，最長者不過二十一歲，都是英俊有爲的青年，爲我們這個正在掙扎奮鬥的民族効力之日正長，遽遭非命，曷勝悼惜！但捨身救同胞於危難，爲民族抵抗帝國主義的殘暴而犧牲，這。是。有意義的。死！這。是。值。得。永。遠。紀。念。的。死！

舉行四位烈士追悼的大會宣言裏面有『撫念忠烈，益慚後死』之語，我們反復誦讀這八個字，尤不勝其感慨系之。但記者於追悼四君之餘，還有一點要和全國有志青年提出，加以鄭重的解釋者，即我們所以『撫念忠烈，益慚後死』者，其注意要點絕不在『死』字，而在乎他們四位所以死的意義。每見愛國青年，動輒想到死路，報紙傳述，屢見不鮮，即在記者執筆作此文的前一日，即有一位十六歲青年學生嚴世英服毒自殺於旅舍，遺書有『東北失陷，國事蜩螗，憤慨異常，生不如死』等語，這就只想到一個『死』字，以爲只要一『死』，便足以風世，而不知道無意義的死，和死一隻貓一隻狗沒有什麼兩樣！或者有人說他爲憂國而死，何謂『無意義』？其實所謂『有意義』，不僅指動機，尤重行爲，像四君的死，所以有意義，不是他們躲在房間裏自裁所造成的，乃在捨身救濟危難中的同胞和抵抗帝國主義的殘暴的行爲上表現出來。

## 人間地獄

記者最近在一個午夜裏偶然看到有位吉雲先生作的關中見聞紀要（見獨立評論第二十九號）描寫陝西的無辜農民受着當道『逼款』的慘酷，輾轉反側，一夜睡不着。據說該省『每縣每年派「烟款」若干萬，再由縣政府按全縣田畝分配，無論你種不種鴉片，派給你的「烟款」總是要繳的！』『一方無力繳，一方想法逼他繳』，故有『逼款』這個新名詞的產生。至於『逼款』所用的方法，第一步派許多公差到欠款的人家，把他可以變賣的東西，自耕牛到碗筷，一概拿走。第二步把他捉將官裏來，先打五百『畫板』，限三天繳款！過三天沒有，加上五百打一千，又限兩天，限滿沒有，再打一千，加上一副鐸，改限一天，如此演進下去！該文作者尙有一段至慘極酷的敘述：『我記得我們從盩縣向西到了一縣，

因為那個地方荒僻得很，沒有靠得住的店，不得已到縣政府借宿。我們住的房子就是法庭前邊的西廂，東廂是收發處。我們因為一天奔走疲倦了，早就睡覺。剛要入夢的時候，忽然聽到那位收發先生大聲叫傳人。不到一刻，果然聽到脚步和鐵鎗雜亂聲，差役呵喝聲，「堂上」拍。「驚堂」呼打聲，杖責聲……哀求聲，號哭聲，嗚咽聲！我起初想被訊的那一班犯人不是土匪，也是犯殺人罪，不然決不會帶鎗打板子的。跟後又聽出「堂上」怒罵，限張三天內繳五十，李四兩小時內繳三十，方纔明白……是「逼款」！他們這樣鬧到半夜，纔慢慢沉寂下去。該文作者第二天因下雨再留一夜，到了夜裏還是照樣這一套，還是聽到那種『號哭。哀求，悽慘的哽咽』！據說他後來走的縣份多了，看見各縣差不多一樣！經不起毒刑的人只有賣妻子贖命，不願賣妻子和沒有妻子可賣的人便只有待斃。

篇幅有限，介紹的話說得長了，不能多加評論，但國人看了這種事實，也必能自下結論。我要問這是否人間地獄？閉目設身處地想想，誰能不痛哭？有國無

國。和這班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民衆有什麼相干？我更要問這是誰的責任？這是誰的責任？

(二十一，十二，十七。)

## 一年一度的新年

每過了三百六十五日，都可遇着一年一度的新年，這原是一件很平凡的事情，但是常人總喜歡在這新年裏結束舊帳，開拓新機，懷着種種新的希望。不過這也要看什麼人。像歐美各國便有好幾處有成羣結隊的失業者，乘此機會舉行『索食示威』，受着軍警的嚴厲取締，未過年沒得吃，過了年還是沒得吃。例如我國關中一帶的苦百姓，被當道逼繳『烟款』的時候，帶着手鐐腳銬在大老爺堂上被杖責得慘呼痛號，未過年繳不出『烟款』要挨打，過了年繳不出『烟款』還是要挨打。又例如甘肅一帶的老百姓吃樹皮草根，十六七歲的大姑娘還沒有褲子穿。未過年這班老百姓吃的是樹皮草根，過了年這班老百姓吃的還不過是樹皮草根。未過年這班大姑娘的褲子發生問題，過了年這班大姑娘的褲子還是不免要發。

生問題。總之過年這回事在他們是『有若無』的，沒有舊帳可以結束，沒有新途可以開拓，當然沒有什麼新希望可給他們懷着。此不過隨手拈來，略舉數例，此外大多數勞苦民衆未過年是救死惟恐不瞻，過了年還是救死惟恐不瞻的，更不勝枚舉。至於東北受不抵抗主義的恩賜，熱血義民因反抗日帝國主義而死於非命的；閘北，吳淞，江灣，瀏河，太倉一帶，抵抗日帝國主義而犧牲的忠勇軍士和無辜良民；較近在撫順附近之千金堡，栗子溝，平頂山三村，暴日軍隊因探悉有大刀義勇軍三人至平頂山探路，即將三村男女老幼三千餘人，用機關鎗掃射慘殺；凡此種種在未過年以前，都已送了生命，都來不及過年了。此外就是勉強強可以過年的人，在這種呻吟號哭的環境中，雖欲強顏歡笑，亦不可得。

這樣看來，要過個比較的心安意得的年，似乎是一個微乎其微的問題，但是也和民族的整個出路脫不了關係。民族的整個出路，在政治上的領導者能以大衆的意旨爲意旨，能以大衆的力量爲力量。申報上有位穗先生在新年獻詞裏說過這

樣的幾句話：『在一個嚴密計劃之下，使大衆能各盡其力，各盡其能，而且人人是爲社會盡其力盡其能，才能獲得大效。不能與民衆打成一片，不能運用民衆的偉力，這恰爲自取滅亡之道。』這誠然不錯，但是要民衆能夠打成一片，要民衆的偉力能爲所運用，這種『嚴密計劃』必須能代表大衆的意旨，然後纔能獲得大衆的力量。

根據這個觀點，我們至少要希望過了年以後，在禦侮方面，在內政方面，在建設方面，和未過年以前的空調兒爛調兒有些不同。

## 爲國捐軀的安營長及士兵

榆關抗敵血戰，以南門之戰爲尤激烈，守南門的安德馨營長，奮勇殺敵，苦戰一晝夜，負傷臨陣，敵衝進時，率衆三百人與敵肉搏，全營殉難。安爲清真教徒，屍身由山海關回教友冒險搶獲，靈柩於本月十八日運送到平，各界代表及民衆到站迎接者萬餘人，十九日在北平清真寺開弔，官民紛紛冒雪去行最後敬禮者絡繹不絕，將運往他的故鄉保定安葬，報名送葬者已逾萬人。我國民衆對於爲民族生存而奮鬥犧牲者的崇敬與哀思，又有了很顯明的表現。

據安營長的阿兄德明談，說他的弟弟於國難嚴重時期，即將家眷送往故鄉，以備盡忠於國，後又致函家中，謂外侮日亟，我已準備爲國守土，置生死於度外，家中諸事可請大哥（即安德明）負責照管云云。又據上海回教同人接北方電

報告安氏抗敵經過，謂於日軍尋釁時，曾對他的士兵說：『我安某一日在山海關，日人一日決不能過去，日人欲過去，只有在我們的尸骨上過去。』並於上戰場時，大呼『中華民國萬歲！』士兵聽了，無不奮勇當前，慷慨授命。於此可見安營長爲國殉難，早具決心。嗚呼！『日人欲過去，只有在我們的尸骨上過去！』這種爲民族爭生存而奮鬥犧牲的精神，我們後死者應該含淚承受，踏着先烈的血跡前進！

我們所沉痛悲憤者，倘我國果有整個的抗敵計劃，通盤的聯絡布置，以安營長及其部屬的忠勇奮發，所得結果，必不僅此。此次榆關抗戰，將官因奉令不准使事態擴大，有礙交涉（？），不准開槍還擊，敵部爬城進攻，只擲磚石，後敵猛攻前進，纔於憤激中開槍抗禦，此中戎機，已有出入；又據北來通訊，當敵方援兵湧進，炮火最烈之時，我方守兵不但無法換班進膳，即補充子彈，亦不可能，可見布置單薄，原無充分準備。在這種艱苦困難的環境中，而士兵猶能百折不

回，死守下去，從容就義，尤令人聞之泣下，而所以致諸將士於如此環境中効死者，其責任何在，我們願於憤慨哀痛之餘，提出一問。

## 新聞記者

前幾天報上載着一個電訊，據說：『波斯京城古希士報總主筆，日前以波斯王將其侍衛大臣某免職，特致電於波斯王，稱賀其處置之得宜，滿擬得王之嘉許，不意波王得電後，大為震怒，以一區區報館主筆竟敢與一國君主談論國事，遂罰彼為宮前清道夫云。』以報館總主筆罰充宮前清道夫，這位『波王』也許是善於提倡『幽默』的一位人物。雖則那位『總主筆』滿擬得王之嘉許，一肚子懷着不高明的念頭，辱不足恤，但是『以一區區報館主筆竟敢與一國君主談論國事』一句話，却頗足以代表一般所謂統治者的心理。他們以為只須新聞記者能受操縱，能馴伏如綿羊，便可水波不興，清風徐來，多麼舒服，其實新聞紙上的議論，不過是社會心理的一種反映，牠的力量就在乎能代表當前大眾的意志和。

要求。社會何以有如此這般的心理？大眾何以有如此這般的意志和要求？這後面的原因如不尋覓出來，作根本的解決，儘管把全國的言論都變成千篇一律的應聲蟲，『水波不興』的下面必將有狂瀾怒濤奔臨，『清風徐來』的後面必將有暴風疾雨到來！

固然，各種事業有光明的方面，往往難免也有黑暗的方面，如上面所引的『滿擬得王之嘉許』的那位總主筆，便是咎由自取。不過報紙的權威並非出於主筆自身的魔術，乃全在能代表大眾的意志和要求，脫離大眾立場而圖私利的報紙，即等於自殺報紙所以能得到權威的唯一生命，那便不打而自倒了。

(二十二，二，四。)

### 三層奴隸

據北平電訊所述：『溥儀在長春爲三層奴隸，百事須秉承鄭孝胥，鄭秉承駒井，駒井聽命關東軍』。奴隸的生活算是很可憐的，但奴隸之下的奴隸做到三層，在奴隸中的程度可算是超等的了。（此處所謂超等，也就是所受的壓迫有了超等的資格。）這裏面的關係並非像直線的那樣簡單，由關東軍壓迫駒井，由駒井轉而壓迫鄭孝胥，由鄭孝胥再轉而壓迫溥儀，這似乎是一條直線的壓迫統系，但在溥儀受了鄭孝胥的壓迫之外，同時也不能就可免受駒井和關東軍的壓迫，這便構成重重的壓迫，最低層的奴隸所受的壓迫當然是最繁重的。同一電訊裏說起溥儀『每於無人時輒自墮淚』，這個可憐蟲連『墮淚』都得不到自由了，其苦楚可以想見。

大家聽見溥儀做了三層奴隸，以爲是很可憐了，其實無論在那個殖民地裏，凡屬外受帝國主義摧殘，內受軍閥官僚土豪劣紳等等壓迫的人民，究竟做了第幾層的奴隸，倒也是一個很可研究的問題。就壓迫的力量而論，帝國主義者當然是首屈一指，要推牠坐第一把交椅，因爲牠不但能用飛機大砲直接置殖民地的民衆於死地，同時還能叱咤風雲似的，頤指氣使着殖民地的軍閥官僚們鎮壓殖民地的民衆，動輒可以把他們捉將官裏去，帶上極重的腳鐐，冤沉海底，哭訴無門。像某處有抗會的青年學生，據某君最近的調查，飽享這樣優遇的就不在少數。

第二把交椅當然捨軍閥官僚們莫屬，尤其是對外不抵抗對內最善抵抗的軍閥大人們，他們最顯著的本領是隨時可以任意奉送衛生丸一枚，幹了就算了，誰能動他們的毫末？第三等座位不得不讓上仰軍閥官僚的鼻息，下吮勞苦大衆的膏血的土豪劣紳等等老爺先生們了。所以在這種殖民地裏最下層的最大多數的民衆，實際上也就做了不折不扣十足道地的三層奴隸。做到了三層奴隸，如只知道『每於無

人時輒自墮淚』，那是註定了只有終身在奴隸圈裏苟延殘喘，永無重見天日的時候！因為奴隸的解放，決不是『墮淚』的一類行爲所能有絲毫希望的。

## 蕭伯納妙人妙語

正在週遊世界的英國文豪蕭伯納，近在孟買發出驚人言論，謂英國鑒於印度民族運動之不可抵抗，勢將放棄印度云云，孟買的英人省長聽了爲之大着其慌，即倉皇警告蕭氏，叫他不必與聞印度政治。我以爲蕭伯納固妙人妙語，即孟買省長亦有他的卓見！印度果能得到自由平等的一日，決不是由於英國的放棄，因爲帝國主義者決無自動放棄殖民地的可能性，關於這一點，孟買省長不以蕭伯納所謂『放棄』爲然，雖有充分的理由——這理由是否這位孟買省長有意識的知道，那是另一問題——但因『印度民族運動之不可抵抗』，印度這塊殖民地終非英國所能久據，那却是當前的明顯的趨勢。甘地對於印度的拯救，雖在政治及經濟上都沒有什麼澈底的計劃可言，但他數十年來領導印度反抗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運

動，暴露帝國主義的侵略行爲，對於印度民族不能不說是偉大的貢獻。只要印度民族的反抗精神一日不息，帝國主義者即一日不得安枕而臥；只要印度民族的反抗行動雲起泉湧，百折不回，印度民族的光明前途即操在他們自己的掌握，即終非任何暴力所能摧殘。

我們因論到印度民族的獨立解放運動，就連想到和我們自己有切身關係的中國民族的獨立解放運動。中國目前的政治經濟社會等等方面固然是漆黑一團，但除了自居特殊階級無惡不作的一班混蛋外，中國民族的大眾却充滿了與帝國主義者——尤其是日帝國主義者——拚命鬪爭的意志，東北義勇軍及前敵應戰的下級士兵不畏艱苦視死如歸的精神，便是一部分強有力的表現。（據最近北平派赴前敵的慰勞員所報告，前線士兵都願捨身和日帝國主義者死拚，他們不怕冰凍霜雪，不怕飛機大礮，只怕再下後退命令。）我們當前的重要問題，是如何使這種民族革命的精神組織化，實力化，如何獲得有力的中心領導，由此聯合全民族的。

大。衆。力。量。作。大。規。模。的。持。久。性。的。反。帝。鬥。爭。不。達。到。民。族。解。放。不。達。到。民。族。自。由。平。  
等。的。目。的。不。止。•

(三十二，二，十一。)

## 蕭伯納的幽默

英國的當代文豪蕭伯納氏(George Bernard Shaw)最近環遊世界，聽說可於這幾天到上海，大概記者這篇短文和讀者諸友見面的時候，這位白髮皓鬚精神矍鑠的蕭老先生已到了中國。他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他的有聲有色的著作都是在抉發暴露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裏的矛盾腐敗黑暗，在我國所謂『有力量的人』尙徬徨於歧途中的時候，這位老先生到中國來走走，我們當然尤其表示歡迎。他今年七十七歲了，不但思想和他的年齡成反比例，就是他的精神的『老當益壯』，也足以振作。振作。我國人裏面年未老而先現出一副老腔老樣的『待亡人』，這也是我們對於他可以表示歡迎的一點。(蕭氏的許多戲劇的名著都是在四十歲以後作的，其中有一半是五十歲以後作的，他的尤其偉大的三種劇本『Heartbreak House』，

“Back to Methuselah,” “Saint Joan,” 都是在六十歲以後作的。）除了這兩點外，他的爲人，他的演講，他的著作，最令人不忘的，就是在他那縱橫的機智和辛辣的譏諷中尤富於令人失笑令人絕倒的幽默意味。但是他並非一味替『笑林廣記』增加材料，所以他有一次聽見人說『這個有趣的脚色不過說說笑話罷了』，他欣然的回答道：『不錯，我是說說笑話，不過我說笑話的方法是要說出真實來，這是世界上最有意思的笑話。』（見Henderson 所著 “Contemporary Immortals”）他最近途經香港，對路透社訪員就說了一大篇『笑話』，訪員問他要不要飛遊長城，他說：『我以為沒有意思的事情莫甚於此，長城於中國有什麼用呢？』他並用冷諷的態度盛讚日本不向中國宣戰一點最得體，因爲說宣戰確未宣戰，一面仍得積極侵略！這些話在我國人聽了當然痛心，但却都是『真實』。

講到蕭氏青年時的奮鬥生涯，却不甚幽默。他的老子一貧如洗，蕭氏早孤，全恃寡母撫養成人，十五歲就棄學就商，廿歲到倫敦，最初三年，常在商店裏替

人記記帳簿，抄抄貨單，所以他後來說笑話，說他的『較早的作品』是在帳簿和貨單裏面！但他同時却無時不在那裏夢想要作一種小說。於是在一八七九年，他鼓着勇氣大膽的寫他的第一種小說。他作完之後，即名為未成熟，但是賣不出，從來沒有出版過。他不爲膽怯，又在紙的反面作第二種小說，名無理性的結，但是他當時的著作，各出版家連看都不要看！可是他絲毫不爲膽怯，又繼續作了三種小說。蕭氏自己後來說起這五種最初作品的時候，他說：『我總記得最初的五種作品是幾包很重的黃包紙，常常由出版家陸陸續續寄還我……我總記得當時要想把寄回來的稿子再寄與其他的出版家去試試看，六辨士的寄費就很費一番籌措的工夫。』（可參看生活書店出版的人物評述二七九頁至二九三頁）這種情形，在事後追想，在我們旁人聽來，固是頗饒『幽默』，可是在當時的蕭氏未必覺得有什麼十分的幽默吧。但他不至氣死，能一而再再而三的克服困難，却是靠他的奮鬥的精神。

## 娼與非娼的問題

最近因首都『娼禁』發生問題，在言論界似乎稍稍引起『娼與非娼』問題的波動。據南京電訊所述，首都黨政軍警機關集議禁娼，將劃烏衣巷等地為歌女住宅區，不住區內者以私娼論。時事新報記者對此事頗有幾句妙論，謂『歌女雖無端被剝奪居住之自由，然五十步百步之差便為非娼，亦不可謂非厚幸。獨區內不少不歌之女，自此將同在顏色玻璃籠罩之下，豈不甚冤？而區外將被誤解為私娼。區……豈不更冤？誤解之下，不入於朱，便入於墨……黨政軍警人員乃至諸色人等為其室家卜居，不將大費躊躇歟？』又謂『從寬解釋，人類之不為男盜女娼者，幾希？』在『舊秩序』下的『人類』，確然是『不為男盜女娼者，幾希？』

現在姑捨『男盜』而論『女娼』，簡單說來，為着生計而賣身者都是娼，自

願爲娼的女子有如鳳毛麟角，爲娼十八九是出於強迫的，也就是非出於自願的，但在表面上却不得不服服貼貼地表示願意，不得不盡力獻慇懃。我們如肯用分析的眼光仔細觀察社會上一般婦女的生活，便知道她們被壓迫在『舊秩序』之下，經濟不能完全自立，意志不能完全自由，而爲着不得不求生，雖無女娼之名，（如有人以此相喻，必然地要飽吃幾個道地的耳光，）但依她們實際的生活，和她們的不得已的『苦衷』，在實質上她們不得不遷就或屈伏於她們所不得不倚靠而心裏却實在不願意的男子，明明不願意而却不得不，可見這不能歸咎於任何婦女的個人，只得歸咎於她們所不幸投身的社會制度。若不從這種根本處努力，而只空喊着婦女解放，那便等於儘吹肥皂泡！

再回過來談到首都的『娼禁』問題，聽說這幾年來私娼充斥，倒反比以前公娼來得盛行。首都各業同業公會因此呈請開禁，亦有『公娼禁止，私娼遂增』之語，其實娼固非『禁』所能『止』，私娼亦非公娼之『禁』而『遂增』，爲什麼

呢？回想到上段所研究的意思，便可以瞭然了。

（二十二，四，二十二。）

## 廢話

『最愛說廢話的，要數一般要人……天天充滿報紙的，大都是他們的廢話——談話，演講，通電，宣言，等等——他們的目的，無非爲出風頭，表白自己，敷衍人民，攻訐仇敵，或其他私圖。所說出的話儘管表面滿漂亮——多數是笨的——然而全非由衷之言，令人一見而知其是空虛的，所以不但不能動人，反而使人肉麻。』這是董時進先生最近在獨立評論上中國的廢話階級一文裏說的幾句話。辦日報的朋友們最苦痛的大概莫過於天天要把這類『全非由衷』『使人肉麻』的廢話，恭而敬之的記着登載出來，替他們做欺騙民衆的工具。

『對日抵抗決心，始終一貫』，『抗日大計已早經決定』，這已成爲要人們的口頭禪了，這一種好像嘔出心血說的話，在充滿了苦衷的要人們總常怪『阿斗』

們不知體諒，殊不知這個癥結所在實際不是『阿斗』們的過於愚蠢，却在今天放棄一地，明天又放棄一地的事實擺在面前。勝敗原是兵家常事，本不能即作爲是非的標準，也不能作爲決心是否始終一貫和大計是否早經決定的測量器，不過在『準備反攻』和『防務鞏固』等等話頭鬧得震天價響的當兒，事實上的表現却是『新陣地』源源而來，（所謂『新陣地』者，即每放棄一地之後，退到後面一地的好名稱，）非『安全退出』，便是打什麼『退兵戰』！（這些都是最近報上戰訊專電中新出現的新戰術名詞。）所謂『決心』，所謂『大計』，非廢話又是什麼呢？話的廢不廢，最好的證明是拿事實來做證據。我們只須把報上所遇見的要人們的話和事實比較一下，便知道廢話之多得可觀！

說廢話的人也許沾沾自喜，以爲得計，其實廢話和空頭支票是難兄難弟；空頭支票所能發生的結果是信用破產，廢話所能發生的結果也並不能達到說話人所希望的目的——欺騙得過——唯一的結果也只是信用破產。俗語所謂『心勞日

拙』，實可用以奉贈最愛說廢話的要人先生們。

(二十二，四，二十九。)

# 麻木

華北敵軍橫行無忌，如入無人之境，近來頗聽見有人歎息於民氣之消沉，其實民氣與其說是自動的消沉，不如說是被動的消沉。

據日人芳澤由南而北的觀察，說北方抗日空氣不如南方之濃厚。某要人最近北上視察南返，對於北方學生一掃從前浮囂的習氣及民衆之能鎮靜，有不禁一讚三歎之概。就表面上看，『浮囂』似乎是壞名詞，『鎮靜』似乎是好名詞，但各人因地位不同，所了解的意義亦難免各異。其實鎮靜和麻木似同而實異。有切實的具體計劃——至少知道有這樣的計劃及其內容——成竹在胸，有條不紊，很安定地不慌不亂地依着這具體計劃各竭所能幹去，這纔是鎮靜。倘只不過糊裏糊塗地馴伏如綿羊，或被壓迫得噤若寒蟬，不敢動一下，那只是麻木，不是鎮靜。據

會參加華北軍事的馮庸氏最近來滬與大晚報記者的談話，（見四月二十四日該報）則謂『華北三十萬大軍，未始不能抵抗』，『中央和戰不決，令人莫知所從』，倘若馮氏所說的話不錯，以身與軍事的人尙且『莫知所從』，學生和民衆更不消說了，那末他們的『鎮靜』從何而來，似乎是個疑問吧！

不久以前有個北方來的朋友談起華北情形，據說山海關未失以前，我國在該處站崗的兵士和日本也在該處站崗的守備兵相近，常被日兵無故打耳光開玩笑，我方兵士因奉上官命令，不准還手，以免事態擴大，只得立正着飽吃耳光，打得面紅耳熱，無可如何！但外表上似乎『鎮靜』已極，一點兒沒有『浮囂』習氣，而心裏實在難過到極點，後來安德馨營長所率的一營雖未奉抵抗命令，亦憤不欲生，全營殉難，不復返顧，也就是因為平日所受侮辱的積憤所至。像這樣雖無故吃耳光而仍須立正不敢動手，這只是麻木，不能稱爲鎮靜——不過在不准還手以免事態擴大的長官們看來，也許是道地十足的鎮靜，求之不可得的鎮靜！但是這

樣的鎮靜——麻木——却是——一道民族的催命符！不願偕亡的恐怕不止安營長的部下吧！

(二十二，四，二十九。)

## 苦命是注定了的嗎？

上月中旬行政院長汪精衛氏到滬，曾經發表過一篇『關於中日問題之負責談話』，有『國難如此嚴重，言戰則有喪師失地之虞，言和則有喪權辱國之虞，言不和不戰，兩俱可虞』等語，並說他自己『湧身跳入火坑』，且要『竭誠招邀同志們一齊跳入火坑』。他這種立在歧途上無所不『虞』的理論發表後，頗受言論界的詰責，大概因為這個緣故，他最近又發表了一篇『極詳細之解釋』，說得好像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哭訴着的樣子，斷定『中國是苦命的中國，中國人是苦命的中國人，苦命是註定了的，我們安排吃苦，不要隨便叫苦』。

十年來的中國，差不多天天鬧着革命。在革命的過程中，往往難免苦命的事實要暫時忍受着，以待光明之到來，這是歷史上告訴我們的事實。不過他國鬧革

命，在若干年後，總有若干減少苦命的事實表示出來，給一般民衆看看，獨我國的革命——照直到現在爲止的事實看來——不但和苦命結了不解緣，而且愈革命愈苦命起來，革命好像是爲着增加苦命而來的！我們常茫然不知道這種現象的責任應由誰來負？應由未得參與政治的大多數苦命的勞苦民衆來負嗎？他們既未參與政治，政治上如何定策，如何執行，他們都好像蒙在鼓裏，何從負起？應由主持政治的當道負嗎？他們却常常嚷着『國民應與政府共同負責』！現在我們纔恍然明白了，原來中國的『苦命是註定了的』，那就誰都沒有責任可言了！國事弄得糟到如此，原來並不是由於任何主持政治者『弄得』不好，全是由於中國的『苦命是註定了的』！

在真是爲大衆的福利努力而吃苦，苦中實有至樂，受者決不怨命，也決不叫苦。美國的艾迪博士在所著的蘇俄的真相一書裏說起『他們從生到死所受整個的訓練，不是要爲個人的財物而競爭，却是要打算社會全體的幸福。社會的公產已

經代替了個人的私蓄。我們最感動的一件事，就是在我們和那些在美國享過繁華生活與得過很高工資的人談話時，沒有一個人說歡喜再回到美國去過生活。可見苦不見得一定沒有人願吃，所要問的是爲什麼吃苦？吃了苦又怎樣？這些問題弄清楚了之後，就是要老百姓『安排吃苦，不要隨便叫苦』，都可不成問題。否則像東三省和熱河的民衆，苦是吃夠了，命也苦得夠了，結果是盡其脂膏奉養不抵抗的將軍安然出洋考察。苦命的民衆得不到絲毫的保障，窮奢極慾誤國害民的人物却得到了十全的保障。熱河的民衆，苦也是吃夠了，命也苦得夠了，但最近監察院還在急叫着，彈劾湯玉麟，說：『玉麟禍熱七載，人民所受痛苦，萬言難盡……近並聞有起用之說』，請問老百姓要再怎樣『安排吃苦』呢？『吃苦』的代價又是什麼呢？無辜的老百姓就活該『吃苦』，而且要吃得『不要隨便叫苦』，吸盡脂膏的軍閥官僚們就『決定了』享福的嗎？現在華北的民衆是否不致和東三省及熱河的民衆『注定了』一樣的苦命，乃至全國的民衆是否不致和華北的民

衆『注定了』一樣的苦命，這就很難說了。所以做今日的中國民衆，並不怕吃苦，所怕的是沒有吃苦的路——這當然是指生路，不是死路。

不過汪院長的可憐，我們却也心照不宣的，他說：『以小敗爲大勝，以大敗爲小勝，以失守爲戰略的放棄，以退却爲變更陣地，這種戰事新聞，不但爲敵人所笑，而且助長了國民的虛惰的愛國心』，要知道『這種戰事新聞』決不是號稱無冕帝王而實際可以隨意槍斃的新聞記者所願意捏造的，在實際上還不是有鎗階級自己玩的把戲！在嚴重檢查和包辦新聞的局面之下，不但『苦命是注定了的』新聞記者無可如何，就是『湧身跳入火坑』的行政院長，亦只有在嘴上說說『老話』，實際上還不是被軍閥玩弄於股掌之上而無可如何嗎？

在這種形勢之下，我們誠然承認汪院長所謂『中國是苦命的中國，中國人是苦命的中國人』，不過說『苦命是注定了的』，又無條件的要『我們安排吃苦，不要隨便叫苦』，我們似乎不得不轉念頭想一想了。

(二十二，五，六·)

## 擇吉安置遺教

本月八日中央社南京電訊有這麼一段：

『戴傳賢邀粵中大在京之師生七十餘人，合抄總理遺教，盛以銅盒，外鑲石匣，於陵墓左近築塔寶藏，以垂永久，七日晨八時，行奠基禮，林森戴傳賢及粵中大師生均往參加，及石匣由塔頂以繩下繫時，中途繩斷匣碎，惟銅盒尚存，戴決再製石匣擇吉安置』。

我們從報上知道戴院長家裏有『誦經堂』，又常跑到寶華山的和尚寺裏去念經，參加做道場，他對於念經的興味，大概比處理考試院工作的興味更濃厚，尤妙的一到國難緊急的時候，他的辦法是趕緊加工念經，以消除國難；一聞有內戰風雲將起時，他的辦法也是趕緊加工念經，祈禱和平！這些事實，報上都會有

過專電報告，大概因爲他的念經和國家的存亡安危有了太密切的關係。

他現在築塔寶藏中山先生的遺教，顯然是用尊崇佛經的同類方法，尤其難得的是領導了『粵中大之師生七十餘人合抄』，想來必用正楷的，在此國難日深時間特別可貴的當兒，用在這樣急不容緩的重要工作上面，當然不能算是耗費，所可惜的是不知道『師生七十餘人』能否都寫得出像戴院長那樣好的一手蘇字罷了。

中山先生臨死時還不忘於『奮鬥救中國』，他在天之靈而有知，看見有人『奮鬥』着『抄』他的遺教，『奮鬥』着『築塔寶藏』起來，又『奮鬥』着『擇吉安置』起來，而中國的文化古物却須大遊歷着，即遊到帕米爾高原的老家去還怕不能終無危險，應能含笑九泉吧！

有人提倡念經可救國難，可免內亂，將來也許有人要把中山先生的遺教當經念着，或更用來大做其道場，那中國就更有希望了！

(二十二，五，十三。)

## 荒謬絕倫的畢業會考

我們不幸生在這樣一個烏烟瘴氣的時代，看到層出不窮的倒行逆施的萬般能事！一幕又一幕的淋漓盡致的醜態繼續不斷地演着！對外作戰就只有『安然退出』，得到了無數的『新陣地』！打自己人，什麼大礮飛機，都不怕沒有，禦外侮就只聽見大刀隊顯其神通；『長期抵抗』更好了，能對外於不求和不妥協中獲得『不喪權不辱國』的『諒解』……真所謂信手拈來，都成妙諦！現在講到教育的德政，便也不算寂寞，因為要整頓教育，又有摧殘青年身心的荒謬絕倫的畢業會考。對強權在手頤指氣使的日帝國主義者，當道只有『暫時躺在街心』，現在對付手無寸鐵的中小學的青年，當道自然可以無所顧忌的用壓迫手段來執行這荒謬絕倫的畢業會考！蘇省各中學學生代表於本月十六日到省教育廳請願，某科長竟

謂：『會考係國家法令，無論合理與否，必須舉行』，說得多麼痛快！

關於畢業會考的罪惡，江蘇省立小學聯合會『爲全國兒童請命』，有極劖切詳明的駁斥，其尤沉痛語有謂『小學教育目的不僅在知識之灌注，對於兒童性行習慣之陶冶，生活能力之訓練，尤爲重要……乃各地所舉行之畢業會考，無不以書本上之死知識爲考查之標準……於是各校揣摩趨向，教師則盡力於知識之灌注，兒童則斤斤於書本之背誦……科舉遺毒，將復見於今日』；『據研究結果，學校平時考試，兒童之體力精力，已不免因過分緊張，而消耗特多，有害於兒童身心，何況大規模之會考，年幼兒童，不無多存畏懼之心，其精神上所受之刺激，又何如耶？加之會考必須集中一地，或分區舉行，則舟車之勞頓，寒暑之威逼，咸不可避免，時間經濟之消耗，姑置勿論，即以幼弱之兒童身心而言，又何能堪此！』此外關於此種制度之埋沒人才，養成僥倖心理，忽略智力體力與個性等等方面，該會也都有相當的卓見。（全文見六月十日時事新報。）我們對於天

真爛漫，受着蹂躪只有容忍而不知所謂抗議的兒童，尤寄無限的同情與悲憤，今該會能仗義執言，抉發當局的昏瞞糊塗，實值得我們的竭誠贊助。

其實上面所說的罪惡，其流毒並不限於小學兒童，即中學青年，也感到同樣的痛苦。記者最近接到江蘇省二十一年度高中普通科畢業班全體學生敬告各界人士書，對於畢業會考的抗議，也有很充分的理由，例如『嚮者教廳明令各校，注重平時成績，以爲成績之優劣，非一次大考所能決定，而今教廳所頒布之會考條例，訂定本屆會考科目中有一科不及格者，不得畢業……學生之能否畢業，既全視會考之能否及格，則學生平日孜孜矻矻所造成之成績，勢必等於無效，使能否畢業之間題，卜諸唯一頃刻之會考，以作孤注之一擲，豈非養成學生僥倖之心？』因此指斥當局『言行不一，自相矛盾』，此外對於『高壓學生，抹煞天性』，『不顧健康，摧殘青年』等等，都說得很對。

據教育當局表面的掩飾，說是『以各省公私立中小學畢業生程度至不一致，

多數學校雖於入學及編級試驗，尙能嚴格舉行，但平時教學，每不甚認真，貽誤學生，實非淺鮮，故通令嚴格舉行會考，毋得玩忽，以重教育。」（見四月二十一日時事新報南京專電）公私立中小學都是經政府設立或認為合格而准許設立的，平時教學不認真，教育當局當然應負責任，使『平時』不甚認真變為『認真』纔對，青年既入政府所設立或准許設立的學校就學，對教學方面『平時』的『認真』不『認真』，並無責任可言，現在教育當局不從負責整頓學校着手，專以荒謬的辦法和學生作對，簡直不知責任為何物，這不是荒謬到了極點嗎！

不過畢業會考却也有牠的效用，至少：第一，封建遺毒的科舉制度是以利祿奔走天下士的，現在有了這科舉式的畢業會考，好像生死予奪的大權都握在當局的手裏，封建遺毒的關係無形中成立，易於牽着鼻子走！第二，可由此操縱思想，也可以說，可由此汨沒青年的新穎思想，自由思想，麻木他們原有的思考力和判斷力，培成卑鄙下劣唯命是從的十足奴性！

荒謬。絕倫的畢業會考！  
摧殘青年身心的畢業會考！

(二十二，六，十七。)

## 聽到胡博士的高談

日本人奉爲『中國現代思想界之泰斗』的胡適先生，最近因赴美講演和出席太平洋國際學會，途經上海，對新聞記者發表談話，極力讚美華北停戰協定，有這麼一段話：

『……此舉雖略似於無形中默認僞國之嫌，然在另一方面言之，實係使東北問題，暫行擱置，蓋戰事停止後，則日本之文治派及和平派得以抬頭，同時世界和平運動，亦得與日本相接觸，否則日本之和平派與文治派，亦祇可聽命於軍部……故余對上海停戰與華北停戰，均屬贊成，須知華北停戰後，最低限度，可減少吾人之損失……』

所謂：『我的朋友胡適之』，但是聽到他近來對國事發表的偉論，實無法『佩服』，只覺得汗毛站班！只就上面這短短一段他最近所發表的高談，也不得不感到這位『思想界之泰斗』的『思想』實在有不可思議的奇異！

他一方面很直率的承認現在對於『東北問題』是『暫行擱置』，一方面特於『默認偽國之嫌』的上面加着『雖略似』的字樣，這真是革命文學的莫大的妙用！尤其可異的是認為我們的不抵抗，是可以幫助日本的文治派及和平派得以抬頭，又可以幫助世界的和平運動得與日本相接觸。這樣說來，熱血抗戰的十九路軍，馬占山蘇炳文各軍，以及自動參戰的少數軍隊，都是莫大的罪人，因為他們既阻礙了日本文治派及和平派的抬頭，又阻礙了世界的和平運動得與日本相接觸！我們所不解的，是從瀋陽到熱河的奉送，都是在不抵抗中『求和平』，日本的文治派及和平派何以不抬起頭來？世界的和平運動何以又不和日本相接觸？在胡博士所『均屬贊成』的『上海停戰』實現之後，何以我們也沒有眼福看到胡博士所幻

想的『抬頭』和『接觸』的這麼一回好事？

日帝國主義者的一貫政策是『征服支那，先征服滿蒙』，我們很有充分時間。『等候』『抬頭』和『接觸』的實現！怪不得現在不是對外而是盡量對內的時代了！

## 青年體格的檢查

據本市衛生局最近的報告，共已檢查學生三萬一千零五十人，發現患沙眼的佔百分之六十強，患牙病的佔百分之五十三強，視力不良的佔百分之二十二強，聽力不良的佔百分之六強，患皮膚病的佔百分之三強，肺腑有病的佔百分之二強，心臟有病的佔百分之一強，學生體格健全的僅有百分之十四，即每百人中，平均有八十六人是患病或有缺點的。三萬多人的數量不能算小，倘若這個檢查的結果可代表上海市青年體格的一般的趨勢，或甚至可代表全國青年體格的一般的趨勢，我們不得不認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這種危險現象的補救，消極方面，固須力謀療治的便利，使已患病的學生獲得澈底的治愈，並注意健康的障礙之消除，在積極方面，尤須力謀健康知識的普

## 及和健全體格的獎勵。

尋常學校裏的通病，往往只知道在知識的注入方面用工夫，對於青年體格的健全方面沒有切實的注意。最近教育當局嚴厲執行有百害而無一利的所謂畢業會考，等於獎勵學生於短時期內不要命的強記死書，以博臨考時僥倖中的考績，尤爲摧殘兒童青年健全體格的毒物！

一般青年缺乏衛生知識，這不能怪青年，只能怪辦教育的人只知道教死書。

即最近鬧得烏烟瘴氣的什麼會考，把有死書可硬記的科目列入，獨沒有體育一項，體格的健全不健全顯然不在意中。我覺得健全體格的比較，倒值得有會考式的比賽來會牠一下，好像若干時舉行一次運動會一樣。評判員由可靠的醫師擔任，定好健全體格應有的身體各部份的及格標準，每若干時（例如每學期或每學年）先由各校學生在本校內比賽，繼由各校共同比賽，對於健全的體格，特加獎勵，獎勵他平日知道保護身體，增進健康，並作其他青年的模範。  
二十二、六

## 二十五位監委的涕泣

最近監察院委員劉義青等二十五人『謹將愚見所及，爲中央諸公涕泣陳之。』（劉君等呈中央政治會議原文中語，下面引號中語也是。）據說是因爲『×等目睹時艱，懷大患之已至，懼國亡之無日，』所以『不避嫌難，迫切陳辭，務懇中央鑒及愚誠，恕其狂妄，裁奪施行，挽救危亡，不勝惶悚待命之至。』我們從水深火熱中的老百姓的立場看去，對於這二十五位哭喪着臉的監委老爺們的『涕泣』，似乎應該很誠懇地表示謝意才對，但我們仔細拜讀諸位監委老爺們『涕泣陳之』的內容之後，所得的感想是恐怕監委諸公不過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白哭了。頓罷了！

這不是說諸位監委的這篇呈文的文章做得不好，因爲，平心而論，這裏面確

說了好些在我們老百姓說出便不免『反動』嫌疑的話。例如『……雖曾以訓政昭示天下，而政治現狀，仍未脫軍政範圍……不知安民，徒事搜刮，貪汚土劣乘之而起……』這樣看來，就是所謂『軍政範圍』，也不過是『徒事搜刮，貪汚土劣乘之而起』。這是對於現實何等大膽的分析！

關於『財政』，諸位監委也說得好像淚湧涕流，悲不自勝似的，據說『類多病民而害國，積弊不除，中飽日甚，人民之負擔奇重，國庫之收入絕少。』

此外還含有不少的慎思遠慮，例如『華北雖忍痛停戰，不知有幾日之苟安？棉麥借款雖一時告成，適以啓各方之覬覦』，監委諸公能憂心悄悄地替當局顧到『苟安』日子的多少，又能提防到『各方之覬覦』，這不是很想得周密嗎？

切合事實而又想得周密的『迫切陳辭』，照理應有相當的實效，我們為什麼恐怕諸位監委老爺們將要白哭了一頓呢？這要看辦法怎樣。據該呈文裏所指出的『修明內政之途徑』，說是『（一）須全國軍人澈底覺悟，一致表示保土安民，不

于內政。(二)須各方團結，集中全黨力量，共赴國難；(三)須確定改革內政方針，切實施行』。這三個『須』字，恐怕就不是監委諸公一哭所能辦到的吧。

## 限制文法科招生

教育部近有提議限制全國公私立大學及獨立學院下學年招考文法科學額之令，其標準為國立私立各大學所招文法科生名額不得超過各該大學原有理科額數，獨立學院所招文法科生名額則亦不得超過各該學院二十年度原有學生之額數。這件事，據各報所載，上海各大學教職員聯合會已有呈文給教育部，表示反對。

有人把『畢業』和『畢命』相提並論；又有人把『畢業』和『無業』聯貫起來。這却不是什麼尋開心的幽默主義，在這樣民不聊生的時代，大眾失業的加速率的猛進，已為彰明較著的當前事實。天津某大學的畢業女生因尋業碰了一鼻子的灰而悲憤自殺，不是『畢業』之後就繼之以『畢命』的確鑿事實嗎？至於『畢

業』之後跑上『無業』之路，那更是尤其普遍的現象，隨時隨地都有遇到聽到的機會。社會的現狀倘若沒有澈底的改變，無論學的是文法科，或是理科，都大多數要走上死路一條的。不求癥結之所在，而曉曉於文法科或理科之孰為有用，這問題決沒有解決的希望。

況且文法科或理科的選擇，一方面在相當限度內固和個人的個性有關係，有的個性十分偏於文法科的，有的個性十分偏於理科的；但在另一方面，受環境需要所支配的影響也很大。現在中國的所謂建設事業，盡限於紙上空談，實際上並沒有什麼工作可做，已有的理科人材，還有用非所學，甚至無飯吃，社會上的容量反以文法科的人材較有一部分的去路，現實情形如此，要想用一紙命令強迫服從，辦得到嗎？就是辦到了，除替失業羣增加數量外，還能獲得什麼結果呢？

其實我們如承認政治是衆人的事，人人都應有顧問或參加的權利，人人都應有了解或解決的責任，那末社會科學的研究更有普及化的必要，要人人都能懂

得。不過研究社會科學的人愈多，對於政治問題及社會問題往往喜歡分析，喜歡多嘴，不能服從『御意』，在有的人看來，確是一件夠麻煩討厭的事情！在他們看來，解決之道，恐怕非設法建立『御用』的社會科學不可！但科學的精神又在乎有客觀的研究，事實的探討，硬要使牠『奴化』，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這却是無可如何的了！

(二十二，七，八。)

# 小論選集

每冊實價三角  
埠外酌加郵費

經售者

發行者

著者

各大書局

韜奮

韜奮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五十二年三月月初版

中華民國五十二年六月再版

上海图书馆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0 7171B

\$ 0.30